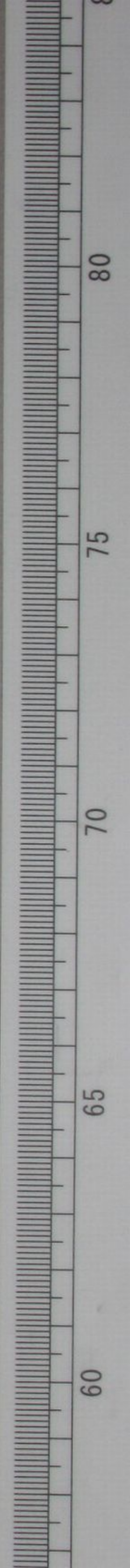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44  
15



宣講集要卷十四

目錄

誠孝格天

逆子遭譴

冥案實錄

淫惡巧報

欺貧賄眼

宣講解冤

施公奇案

溺女現報

司命顯化

冤孽現報

毀謗受譴

善愿速報

信神獲福

F0114-(15)

誠孝格天

一條敦孝弟以重人倫爲人子者無論富貴貧賤都要講孝講弟方不負請誥誥誠之意況孝爲百行之原報應最速卽如郭巨埋兒貧者轉富董永賣身賤者轉貴諸公不信今試以家貧盡孝感動天地不惟斯時罕見且千古罕聞者特爲詳明湖北省施南府咸豐縣小地名大路垵於咸豐七年出一孝案甚是驚奇此人名叫劉光貴父親早亡母親曾氏在堂八十二歲日瞽多年家貧傭工事母極孝數十年毫無怠志其間苦楚難以盡言他母不禁傷心道宣哭一聲老天爺這等苦命思在前想在後珠淚淋漓緣爲何兒的父早把命盡丟下了母子們好不傷情那時節孤單單有誰憐憫又加上爲娘的雙目失明凡出入不方便一言難盡真真的無奈何寸步難行若不是兒行孝那有救應爲娘的焉能够活到如今我的兒你本來十分孝敬都只爲家貧寒格外操心每日裏去傭工辛苦受盡

凡服勞與奉養善為調停尋人家不多遠預先派定歇息時就歸家與我經營到如今數十年不改心性可算得純孝子萬古留名但願得為娘的早些喪命也免得我的兒萬苦千辛光貴聽得母言遂跪地痛哭道劉光貴聞此言即忙跪稟尊母親莫帶憂請放寬心自古道人窮富無非命定天不生絕人路自有神明為兒的雖愚蠢頗知孝敬想千方並百計奉養母親切莫說兒受苦分所當盡縱殺身也難報養育恩情我的母從今後須養心性自有個天佑福壽康寧母子嗟嘆不必細表且說五月初八日光劉光貴辭別母一路前進種種的把母親常望在心想我母兩目盲這等光景家貧寒又不能時刻慇懃身難動步難移艱難受盡怎叫我不望念難乎為情但願得老天命大施憐憫佑我母無災難樂享清平到田中將鋤草恍惚不定猛然間山崩裂要見閻君駭忙了全不想獨自逃命跑回家將老母背出門庭將出門真奇怪昏迷不醒只聽得風聲響如像騰雲霎時間掉

頭看

產隨定纔知道家菩薩大顯威靈將屋宇移只在黃濕兩姓却原

來移

丁二里有零那園林與樹木依然舊景將山田化平坦大改情形

母

無損傷實屬萬幸忙焚香謝天地拜叩神明光貴正在焚香伊徑劉主連機張張來

莊

尊婆婆與叔叔聽我細稟時纔間駭得我冷汗淋漓剛上樹去摘

果

幾廢命山崩裂地搖動戰戰兢兢在樹上昏迷了如同夢境將屋宇

移

去了大吃一驚細思想這奇事難以參定緣為何無損傷定有來因老

天

爺見婆婆可憐可憫又念我賢叔叔一點孝心因此上遇凶險化為吉

慶

連兒也沾光不把命傾正議論來了那左右憐近無一個不伸舌胆

戰

心驚都說道這奇事定要上稟看官員怎發落趁早施行於是紳耆等

豐

縣張太爺愛民如子隨即下鄉驗明連聲道好張太爺驗明了心中大喜這纔是行孝道感格

神

祇萬不料我境內有此美舉一定要詳上司旌表在急張太爺回衙

乃

將光貴平素苦孝以致山崩地裂毫無損傷若無純孝格天焉有神明

護佑更奇者山田化爲平坦黃土化爲良田不但爲目前之善報且可爲永遠之確憑允宜旌表以彰孝行特此申明府憲施南府陳大老爺爲官清正一見此稟甚是歡喜宣陳公爺見此稟實在欣羨劉光貴可算得純孝格天我定要振詳文申明道憲給牌匾立碑記教愚化賢請府憲乃將咸豐縣劉光貴至誠感神積於平日顯於倉猝應驗如此其速造物如此其巧實爲千古之美談非常之奇事若任其湮沒不惟無以表若人之庸行抑且無以體覺世之天心特此仰求道憲或賜牌匾或立碑記以爲天下後世勸那宜施道莊大人爲官清廉樂善不倦見此詳文當堂批評劉光貴秉性純孝感邀神佑此誠熙朝之盛事鄉黨之芳型允宜旌表以彰德行仰施南府給匾勒石載在誌書當給回文發到施南府陳大老爺有明傳彼地紳耆保甲鄉鄰等當堂分示宣陳公爺坐大堂著實開導衆百姓聽我勸莫忘鞠勞聖諭上第一條重在盡孝爾軍民要講習切莫

輕拋早晚問要侍奉及時盡道莫學那忤逆輩沒有下稍要知道養育恩殺身難報凡服勞與奉養竭力爲高又況且行孝人神光普照自有個天保佑福祿頻邀試看這劉光貴何等不好無非是行大孝感格神曹山崩裂地搖動真真奇巧從沒見移房產二里之遙將山田化平地無窮靈妙那黃土成良田何等逍遙是這等有感應古今稀少可算得純孝子不差分毫奉上司給牌匾特爲旌表載誌書立碑記萬古名標忙分附衆人役前面引道送牌匾到劉家去走一遭衆人役忙遵奉甚是熱鬧這纔是行孝道莫大功勞一路上多威嚴旌旂照耀到劉家許多人前來觀照請牌匾送到劉家四方來觀者不計其數只見當中兩塊牌匾大書至誠感神誠孝格天八字衆皆悅服然後衆官員賞銀一千兩以作養母娶親之資時光貴五十有餘娶一僕婦不覺有孕一胎雙生眉清目秀他日榮貴何待言哉從此案看來劉光貴貧賤愚夫偏此孝心應驗如此天之所以

宣講集要 卷十四  
厚待孝子也。彼富貴文人，可不以此爲鑒哉。

逆子遭讎

昔 聖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孝爲重。蓋孝乃人之根本，定要講習捨却一個孝字，上天斷不寬宥。今試以不孝而得慘報者言之。  
長溪地方有一農民馮思仁，娶妻王氏，生一子，乳名金保。因家貧難養，過繼陳家。一子二婿，更名陳元。及至完配後，陳老夫婦相繼而亡，陳元以漁爲業，並不念及生身父母。一日王氏想起母子之情，定要往觀，一路傷心道：宣馮王氏出門來自嗟自嘆，想起了我的兒好不慘然。娘懷胎十個月，脚癱手軟，家貧寒無衣食，許多艱難，生產時只疼得心驚胆戰，兒逃生娘，逃死性命攸關，幸喜得蒙菩薩有靈有感，兒落地無損傷，母子俱安。爲娘的受過了許多磨難，晝夜間苦慇懃，移濕就乾，實指望撫成人，心足意滿，家馮門結一個後代兒男。萬不料母子們兩下分散，都只爲家貧寒，纔有

這般爲娘的想嬌兒，肝腸痛斷，無一日不望念，眼睛望穿，不能見兒面，反覆輾轉，我一定要到他家去走一番。講王氏來至陳家，甚是欣然，以爲母子相會，歡歡喜喜。誰知陳元忿忿不平，說道：老賤婆，好不達時務。五黃六月走甚麼人家的？王母道：爲娘的望欠於你，不得不來。陳元道：我有飯曉得喫，有衣曉得穿，要你望欠何來？王母一聽，傷心痛哭道：那王氏聞此言，淚流滿面，手捶胸，脚蹬地，口叫蒼天，緣爲何小奴才這等短見，全不想養育恩忘却老年。自從你到陳家時，常望念，可憐我爲娘的吊胆心懸。我今日到你家，天從人愿，爲甚麼不歡喜，反出惡言，是外人都不可如此輕賤。何況你生身母來到此間，說到此咽喉哽，何須瞞煞。是這等忤逆子，高附於天。王母說罷，定要歸家。他媳婦再三留住，乃勸夫主道：尊夫君聽我勸，不可執拘，莫把這年老人視若弁髦。自古道：養育恩，殺身難報，切莫說未撫養，不報鞠勞。你總要去捕魚及時盡孝，待爲妻去烹煮，待奉年高。陳元被妻勸解一番，次日勉強

別處誑言風大無魚伊妻信以為真別作調停  
 欸待婆婆而去陳元見母同去遂責其妻曰 那陳元見母去重重大怒  
 罵蠢婦不明理實在糊塗我也知要盡孝何勞你訴母子們兩丟開從何  
 報服我雖說是他生已經出戶他姓馮我姓陳來無去無緣為何你將他  
 苦苦留住只激得為夫的真真不服想今朝你叫我去把魚捕所得的皆  
 大魚假意說無將魚簍藏在僻靜之處候賤婆回去了方纔取出說罷  
 取魚他妻隨後跟定只見那魚甚是奇怪變成大蛇將陳元咽喉一口咬  
 得鮮血淋漓他妻駭得魂不附體即忙請人抬回人事不醒剛到半夜聽  
 得咬啣一聲宣 悲切切尊賢妻聽我細表這是我自作孽實在難逃時纔  
 天殺我也 閻被蛇咬陰司去了閻君爺大罵我罪犯天條他說道遭慘死都還是小  
 一定要墮地獄難把生超特命我還陽轉令人知道說明了就將我押入  
 陰曹勸世人種種的定要盡孝切莫學我陳元自投戈矛平白的忘根本  
 迷昧心竅悔慢了生身母罪實難饒那有魚變成蛇古今稀少無非是遭  
 譴責果報昭昭說罷時毒攻心連聲喊叫禍到頭悔後遲難以開膠講陳  
 元大叫數聲頭斷而亡從此案看來為人子者無論改名換姓都要盡孝  
 不可忤逆當以此為鑒可也

真案實錄

聖諭講法律以儆愚頑者何也蓋鄉愚多有不知法律所以不得不講也然  
 陽律雖嚴或者可以苟免而陰律莫測實在不能漏網故世人往往以地  
 獄之說疑為妄談諸公不信今試以確鑿有據者言之湖北省荊州府江  
 陵縣西關外楊漢橋地方有一王正宏忠厚人也娶妻曾氏頗有賢名夫  
 婦種田營生素行好善所生三女一子時咸豐八年九月初一日這正宏  
 緊鄰李希仲家設壇講約正宏往觀不信謗言無神遂歸家睡了但世上  
 不信 神教者甚多未必盡遭譴責抑豈盡無譴責獨正宏謗 神之後  
 恰逢其遇情有可疑未過數日他兩個小女一個四歲一個兩歲忽然染  
 病前後三日而死曾氏痛哭道 宣叫一聲我的兒呼喚不應為娘的好一

似亂箭穿心，因何故你兩個一齊廢命，想起來不由我悲痛傷情。為娘的雖女流秉性愚蠢，我也曾謹齋戒奉禮神明。老天爺陡然間短我兒命，到底是那件事觸怒神靈，莫不是鄰人家開化頑梗。我夫君他不信約壇有神，莫不是那菩薩威靈顯應，遭譴責把我兒一命歸陰。尊一聲老天爺聽奴細稟，我夫君他本是忠厚老成，平素間他也曾朝山拜頂，小陰功小施捨不惜錢文。這約壇本是他從來未見，望菩薩不降罪赦過夫君。曾氏大哭君想你前日不信請約今兩個女兒一齊廢命，或是譴責亦未可知。聽妻相勸今後不可狐疑，難道壇中這些文人學士俱不及你。我見誰廢命，勸了一會正宏仍不信，但說正宏夜日偶得一夢，夢見在西方遠處與他叔父王國元妻曾氏及一雙兒女並緊鄰李希仲同到一河邊，有橋一道，老老少少都過了橋，上了岸，獨正宏一人未過橋，忽然斷了。正宏喊叫仲么爺，我還可以過來，否那李希仲在隔岸答道：向朱家么爹門口一灣，就可過來，言畢忽醒，次日因夢疑慮正在愁悶，忽來李希仲之侄一聲王大喜，此人本係宣講，乃與正宏係至戚，因向宏破解一番道：「叫一聲王大兄不必愁悶，這也是你有緣感格神明，若不信我與你將夢圓定，一椿椿一件件細說，你聽你叔父他為人本係純正，我么叔他本是素有善

行，曾氏嫂他為人幽閒貞靜，心又平氣又和，言語溫循，你為人非同那奸邪不正，為甚麼人過橋你獨難行，皆因是你心中狐疑不定。你說這約壇內沒有神靈，殊不知諸神聖開化頑梗，降乩語講忠信，剴切詳明。若不信你入壇細細察審，看神聖教化人何等盛，懇況橋斷試問你如何前進講約壇是寶筏，切莫因循明明的，是菩薩將你提醒單，叫你往朱家門首前行，細思想約宣講本是朱姓，一定要入約壇趁早調停。這中間你不必狐疑不定，若能够聽我言方顯夢靈。正宏聽道半信半疑，道：我且尊命那李管押沙飛揚無論遠近人等善惡功過，寫下的確確降筆，我這裏未開垂訓，盡是緊要之言，方纔悅服同到家，中遂與妻子說道：我這裏未開言十分敬信，叫一聲我賢妻細聽詳情。沙盤內這神聖真真顯應，教訓人本詳細應該奉行，八個字真說得甚是嚴緊，講三綱合五常，件件分明。戒嫖賭與嚼搖莫走邪徑，總要人循天理，莫昧良心。是這等我從前糊塗得很，從今後再莫說沒有神靈。曾氏聽說滿心歡喜道：曾氏女聽此言滿面發笑，尊夫



君奴有言細聽根苗我細想約壇事實任可好待明春接先生也講幾條  
你不必說無錢家中窄小不過是減日用苦過終朝果能够勸得人一把  
孽造也不枉你合我開化一遭正宏聞言甚是歡喜言道情願講約毫無吝惜只是你我夫婦從此須要恭敬神明

纔是他二人朝夕焚香謹遵神教不提及至冬月二十九日大妻夜眠時  
織曾氏想起兩個女兒痛哭不止正宏坐在機上也覺傷心因出外將燈  
跌倒階下恍惚進房睡在床上似醒非醒似眠非眠曾氏嗚呼不應只  
得曾氏魂不附體欲與鄰人更深不便只得坐守床前悲傷不已原來這  
正宏竟至陰司遊過數殿及至五戰兢兢叫賢妻險些廢命這一陣駭得  
更方纔醒轉一聲呢呀駭殺我也戰兢兢叫賢妻險些廢命這一陣駭得

我冷汗淋漓時纔聞到陰司遊過數殿一樁樁一件件記得分明我爹爹  
名王政有些德行在陰曹當差役引我前行初行時那路上還不要緊漸  
漸走猛抬頭吃了一驚見一座大圍城十分嚴禁那城中多熱鬧無限人  
民見一條黑水河波浪滾滾我那時一見了實在寒心直到那奈河橋極  
高極險橋又窄木又朽實在難行那橋頭有鬼卒克惡得很手執着那鋼  
叉鐵面無情他那裏見了我將父舉定幸虧了我祖父前來講情他說道

我孫兒陽壽未盡你不必驚駭他亂爲胡行在陽世他不信約壇神聖冥  
王爺傳旨下要他來臨說罷時又引我一路前進見銅蛇合鐵狗胆戰心  
驚橋脚下人無數慘不忍見銅蛇咬鐵狗吞鮮血淋淋那些人齊喊叫疼  
痛難忍問一聲犯何罪受此慘刑答應道這些人一言難盡在陽世用計  
謀擾害良民佔人產騙人錢不顧性命因此上拿他來按律施行一路說  
一路走同把橋進忽一陣陰風起冷冷清清猛然間又聽得哭聲大震又  
只見那一旁剖腹剜心又問道這等人因爲那件答應說這件事你不知  
情在陽間當訟棍嘴能舌辯傾人家敗人產喪盡良心筆尖兒害死了無  
數人命因此上拿他來受此慘刑正行走見鬼卒凶惡得很手執着鐵鋤  
兒慌忙前行錐一人揀起跑橫眉豎眼他定喫丟火坑毫不留情猛抬頭  
見衙門仔細觀定上寫著閻羅殿三字分明朝內望見王爺坐在上面下  
跪的盡都是不像人形蓬其頭赤其腳頂帶鎖鍊我一見不覺得暗暗傷

情看罷時我二人又往前進那鬼卒錐的人剛剛來臨走只在大院內方纔歇定那院內有火坑甚是駭人將那人丟火坑霎時不見惡烟發大炮起化爲灰塵我當時忙上前一眼觀定尸堆山骨成嶺腥氣難聞便問道這些人罪犯何等拿他來在陰司受這苦刑應聲說你不知其中情景這些人在陽世沒有良心不信善不信神不信報應欺良善逞凶橫狗彘狐群爲銀錢逼壞了許多人命那管得造冤孽惟利是尋招命案仗有錢上下用盡買活了不填命有冤難伸因此上陰司裏火坑罪定化成灰永不許再轉人身一邊說他叫我又往前進見鬼卒手執著鋼叉來臨要把我叉下去害我性命祖父說衆鬼卒不可胡行這是我親生兒陽壽未盡你不知其中情說與你聽在陽世他爲人也還循正敬天地禮神明大王知情只因他不信那約壇神聖大王爺傳下旨拿他來臨說孫兒他明春開化已定講聖諭化愚頑身體力行那鬼卒聞此言讓我前進見些人披的

枷叉帶鎖行走不遠見一座衙門嚴禁那鬼卒把凶犯帶進衙門

正宏說

爲夫行到此間有一不聽道猛抬頭見兩人當面站定看年紀纔不過三十有明不白之事你且聽道零我祖父指兩人說與我聽他本年在我家收過錢文那兩人他也就隨口答應他收錢我還錢本是真情我那時還不知他們名姓因問他收我錢有何爲憑那兩人將賬目揭開我看却原來是兩箇稀奇姓名陳道遠柴忠志欠錢七串有本年尤道中俱已收全又寫的史進思收錢五串陳道遠柴忠志本年交清並無我王正宏三字名姓我心中不知情便問原因他說道王正宏你莫不信陳道遠本是你前世之名你的妻今生裏本是曾姓前世裏柴忠志轉了女身你兩人前生裏貿易爲本山西省折貨店甚是有名他二人共寄錢二十串正原說道就來店取貨回程不料他錢寄店杳無音信他今年纔收清離了家門我交錢他收錢絲毫不索還說道我二人另借錢文將賬簿揭開我一觀定一百串有數日本是

真前十年賬已還簿已銷盡我細想未曾借此項錢文又說道這項錢他  
們知影若不然我夫婦何以有緣事已濟賬已還俱未深論他二人往西  
方又收錢文那二人他去了我心思忖我原來貿易人頗有前因然為何  
今生裏這樣窮困這件事問祖父方知前情回言說我夫妻根基甚穩但  
前生開大店廣賺銀錢衣也豐食也美奢華太甚因此上閻君命纜取我  
們發只在貧寒家苦扒苦掙等我受艱難磨滅性情曾氏聽得此言說  
明白了聽尊夫君莫疑猜別無議論待為妻說與你自然分明那兩人他  
我告稟 本年把錢收盡就是我兩個女的的真真想我的兩個女一齊染病陡然  
問三日內同赴幽冥明明的他二人將錢收定看起來錢緣事不差毫分  
他又說另借人錢有百串這中間一段情奴又詳明想先年你妻子已配  
姚姓婚配後有四年轉嫁夫君你娶我財禮錢八十餘串論盤費總共算  
恰有百金我無錢以此身把賬還定你有錢把賬還不差分文你與我今

世好前世修定自古道無恩愛夫妻難成証宏聽得此言醒悟道我妻成  
不知這見些甚麼正宏說道叫賢妻聽為夫一一細表有隣舍李韓姐受  
有些奇怪景致聽我道來苦陰曹我見他帶枷鎖實在不好身穿著破爛衣珠淚雙拋橫身上血淋  
淋形容枯槁跟隨鬼甚亮惡手執鋼刀一路走一路哭追悔不了像與我  
不相識未把言交我見他好傷情也覺泪吊因此上問我祖纔知根苗祖  
言李韓姐在生不積口德不敬尊長性情驕傲又好談道想人生在世一切  
人是非故在陰曹受此慘刑亦不為虧曾氏聞言歎道莫驕傲積口德敬尊長本分為高切不可說是非胡行亂鬧身死後難逃  
脫地獄苦牢想韓姐在世自稱已能誰知陰曹苦不了這也不必往前  
數也請問夫若還見些甚麼正宏說賢妻你且聽道走見鍋竈兩邊擺起蒸的人煮的人真個慘悽火一發惡烟起一陣腥氣  
問祖父因何事罪犯陰律回言說他在生殺牛取利喜殺生好害命無有  
止息因此上拿他來罪有定例不忍見我即使又把腳移猛抬頭有一人  
忽然相遇他名叫李正錦受苦難提那鬼卒將他手緊緊鎖起他跟著後

面走哭哭啼啼我本要喊叫他我祖不許說他是有事人不惹嫌疑剛行  
走見一座衙門美麗將正錦鎖入內眼淚滴滴我見他進衙門恹恹無比  
也隨他進門內看個端的曾氏聞言道錦大哥但不知他身犯何罪正安  
巧暴珍天物淫慾過度故鎖進衙門那裏知道我祖道他衣食兩項喜喜  
還要受許多慘刑曾氏聞言又歎道歎人生在世上一節儉為妙喜饗祭後  
奢華罪實難饒淫惡事不可犯最關緊要倘犯了到陰司難受煎熬

數息却說正宏正行之間見一衙門甚是高大雕棟畫棟牌匾甚多列位  
不知原來是欄林館如今神道設教天上欄林府陰司欄林館但凡人壇  
牌匾功大者紅匾功小者白匾正宏始而不信約壇繼而信約壇猶恐  
立心不堅再者世人多有不知欄林館內功果所以誘是誘非故將正宏  
引至此處一觀一者堅其正宏之心二者令其還陽傳與世人使知宣講  
之約功勞不小正宏雖到此處猶然不知後問及此方纔明白及至還陽  
深信約壇不敢狐疑與妻言道入壇之人真是有緣賢妻聽我細細表一  
番宣見雕棟並畫棟十分美麗猛抬頭見一道高大甬壁那壁上揚的匾  
極多無比內有塊白匾兒光明第一祖父說那匾上有我名字我言道無  
功德那有名題祖父說你不必心中猶豫你夫婦還清正消除黑籍我

看果是我名目字跡下寫著妻曾氏三字不虛我名上寫善字尚未全滿  
你名下寫賢字不差一筆匾旁邊寫得有過惡兩字這是我親眼見不差  
毫釐曾氏聞言聽夫言不由奴心中暗想是菩薩提醒人遵奉正章又叫  
你除過惡良心勿喪在好心行善事時刻不忘你上前又見些甚麼奇樣  
請夫君說與我大家參詳証誥叫一聲我的妻仔細聽道將牌匾一一的  
四下觀瞧我祖父用手指紅匾一道見上面寫金字匾掛甚高上寫著李  
希仲三字名號名字上寫善字不差絲毫又有個土臺兒極高非小有一  
人在臺上無端勤勞手執著一塊石真真蹊蹊儘他力將善字一磨一搖  
我問他因何事把字來躁他說道與希仲仇恨未消將他的後腦壳殺傷  
一鏹霎時間歸家去命赴陰曹不料得李希仲相繼亡了因此上這冤孽  
報在今朝我那時將他傷用目觀照果然有傷痕在不差分毫他又說今  
生裏要把冤報因希仲在行善難把恨消特把他這善字一心磨了那時

節仇報仇方纔恕饒我當時便勸他不必磨吊怕的是冤孽報終無了消  
 他說道他不磨事不能了除非是大行善蓋世功勞那時節大王爺旨諭  
 來到解釋我殺傷仇方纔肯饒一面說一面磨吵吵鬧鬧這件事又叫我  
 難以猜著曾氏道夫君這件事為妻又明白了想什麼多本年在耳內  
難於猜著脚以至於今無故耳內轟响不止坐卧不安像有人在耳內  
嚷驚懼非常就是那人磨他善事之故夫君看起來欠債還叫賢妻你聽  
錢殺人償命因果報應絲毫爽但夫君上前還見些甚麼  
 我一一細表上前走見一道格門不高進了門見刀山驚駭不小那鮮血  
 流成河胆戰心搖眾鬼卒將凶犯鎖起就跑一個個不肯走痛哭嚎陶行  
 到此拋上山鮮血一吼刀插胸劍刺腹不忍觀瞧我祖父又與我逐一閱  
 導這等人在陽世罪犯天條第一的忘根本忤逆不孝處弟兄常吵鬧不  
 念同胞貪奸淫敗風俗人倫顛倒欺宗族侮鄉黨無端逞刁因此上拿他  
 來受此慘報發來世變牛馬帶角披毛到此地不由我越發胆小叫祖父  
 快送我早離陰曹我祖父又將我一教訓叫我把地府事謹記心稍更

要將匾上字緊緊記到回陽來傳世人莫犯律條一路行與祖父有說有  
 笑當面裏又來了一位英豪身穿著袍套衣紅纓大帽與祖父多親厚如  
 同故交他問道我是誰同行路道祖父說引孫兒遊過陰曹因胆小我送  
 他歸來便了待轉來再與你有事相邀曾氏聽得此言說道那人穿的時  
是等確淨你還陽忘却壇事教化一人穿戴點醒於你是與不是正先同  
言賢妻高才曾氏又問道還陽與多多怎樣分手呢正宏說賢妻聽道  
 我爹爹他送我轉回陽世忽一陣陰風起杳無踪跡耳邊內又聽得犬吠  
 不已聞雞聲四處裡亂叫亂啼醒過來陰曹事纔與你叙你看我橫身上  
 無端戰慄這一陣駭得我魂不附體這一陣走得我四肢無力這是我杜  
 為人不知大義無故的闕約壇侮慢神祇世上人切莫說無有地獄這是我  
 我親眼見真實不虛勸諸公歸正道莫悖天理過往神察得嚴確而又的  
 天降下有十萬飛天神祇奏人間善惡事毫無隱匿勸世人總總要回心  
 轉意存好心行好事切莫執迷第一要報親恩講孝講弟切不可忘却了

父母養育守王法遵聖諭循規蹈矩敬天地禮神明總要講習若能夠都體貼朝夕緊記豫免得三途苦陰曹地獄列位從此案看來總要不關行試看王生遊冥一案豈不昭然至於天堂地獄之說莫言無憑歷觀往古所載玉歷鈔因果錄無不詳明且各廟塑像人人其見以此合泰毫無虛言奉勸諸公總要祀奉神明信因果報今報應最急切勿臨時悞悞果能信受奉行自然不墮地獄而登天堂矣

淫惡巧報

**聖諭**訓子弟以禁非為而所重者尤在淫惡即如咸豐己未年出一奇案甚是駭然幸蒙菩薩指示果報照彰特為敬錄以明福善禍淫之報湖北省荆州府江陵縣西關外萬城干街有一黃自品為人慷慨娶妻王氏頗有才能所生一子乳名海獺夫婦愛如珍寶失於教訓所以執拘及至稍長送入學堂取名黃復順誰知不受約束未及數年竟至逃走其父找回方纔醒悟此子若不教訓將來何以成人因大怒道宜罵一聲小奴才實在可惱只傲得為父的珠淚雙拋想為父做生意本錢窄小又操心又勞力受盡煎熬你的母在家中多方理料勤紡績不怠慢苦過終朝想當初生下你苦處難表飢喂乳濕就乾無端勤勞又犯了夜啼闔晝夜吵鬧左怒慙右扶持何等心焦三歲上痘麻關驚駭不小急忙忙許香願祝告神曹蒙菩薩有感應神光普照纔保佑小奴才性命一條實只望撫成人終身有靠誰不愛子孫賢四海名標又誰知不爭氣性情驕傲不聽說不聽教胆大天包無奈何請先生將你訓教只望你成好人改換皮毛誰知你在學堂全無心竅又逃學又懶身枉把心操到於今只落得這等荒渺背為父傷天理黑夜潛逃看起來都是我太看嬌了無怪尔小奴才這等瀆瀆養不教父之過惹人耻笑因此上規戒你緊記心稍從今後不讀書定要改調學生意做買賣勤儉為高頭一要正人品莫把孽造莫學那浪蕩子嫖賭嚼搖倘若再如此胡行亂鬧那時節為父的一定不饒講那復順被父規戒一番心悅誠服謹遵父命以販布為業到也心專朝夕敬孝也

曾耐煩以至夫婦完配家務順暢這都不表却說甲寅年復順忽然變性於十月中旬酒後又無德犯了淫惡從此漸漸不順在漢口買有花布共價千餘串整往重慶發賣時何伯春亦買有花布往川與黃老商議道爾子生意太多且又荒唐不可遠行爾可請一得力之人與我同往你看可與不可時有本行楊文富正在無聊因說道黃老伯何不請我前去黃老知他好嫖好賭又吃洋烟斷不肯請黃母在旁言道此人雖有毛病頗有才幹況正在無聊一者與我帮忙二者提拔與他於是黃老遂請叮嚀囑咐此去總要穩當不可荒唐乃將貨物交與二人上川未及數月信聞何老失足落水黃老不能脫糊楊文富在川大嫖大賭將一項銀錢盡行脫了次年復順上川去找方纔明白歸家與父母言明黃老甚是傷心黃母道悔不了難捨這一項銀錢憂鬱成疾復順日夜慇懃不離左右求神服藥毫無靈驗黃母自料必死乃呼子於榻前含淚囑咐一番宣未開言咽

喉噴珠淚下吊叫一聲我的兒痛心嬌嬌爲娘的這病症料想難好母子們要分離就在今朝有幾句斷腸話你要記倒一樁樁一件件細聽根苗想我家甚貧寒生意爲靠上四川下漢口焉敢辭勞都只爲我的兒不行正道又好酒又貪盃嫖賭嚼搖自從你犯了淫就有顯報做生意不遂順難免破耗甲寅年上四川失悞不小將銀錢販花布數十餘包請兩人交待他發賣去了又誰知是禍胎難以脫逃不幾月就有那書信來到何伯春落水命赴陰曹他妻子聞此言來家吵鬧要交還他丈夫斷不肯饒那時節無奈何怎麼得了願養生與送死方把禍消到次年纔命你上川去找又誰知楊文富無義兒曹在重慶烟花巷貪淫不了將銀錢與貨物一概盡拋我的兒你也會好言開道總總的他不肯轉回故鄉那時節你回家一言稟告你的父聞此言魂散魄消爲娘的聽此情心中焦燥這是我無眼力自把禍招想爲娘與你父未把孽造既耗財又憂氣所爲那條

一定是我的兒淫惡之報方遇着楊文富前來相交他貪淫你好色報應最巧無非是冤孽債不差毫分何伯春雖死了有話難表總總的淫惡報實在難逃從今後我的兒改悔為妙存好心行好事報答神曹切莫賄切莫嫖最為緊要莫帶連你的父息氣心焦早晚間要侍奉時刻盡孝也不枉為娘的教訓一遭講復順被母親囑咐一番不覺淚如雨下說母親之言無有不聽只是母親還要保重倘有不測孩兒不孝之罪如何得了於是朝夕侍奉祝告神靈願以身代母不料於二月初四日復順出外惟有孫女在旁他母言道孫女快將你爺爺尋回我有話說他母將孫女哄出白盡而死黃老進內大驚復順見母親坐在牀上頤將青幅急忙解下氣已絕了黃老見此光景慟哭不止道直見賢妻死得苦心驚胆戰好一似刀割腹劍刺心肝我的妻你本是有能有幹能支派能料理賽過兒男為家務受過了許多磨難並未曾那一日樂享安然實只望夫婦們同行同伴萬不料尋自盡這等傷殘哭一聲我的妻恩情已斷霎時間如隔了萬重關山復順心如刀絞含淚勸道又說不必悲慟母親已死不能復生還要速備衣棺於是復順喪盡其禮一毫不苟收殮已畢伏棺大哭哭一聲我的娘呼喚不應不由得為兒的慟哭傷心我母親在生時實在可憫都只為家貧寒晝夜經營養育恩深似海一言難盡縱殺身也難報鞠勞恩情為家務不順暢得下疾病都是我不盡孝連累母親實只望身體好略把心盡又不料藥不效求神不靈昨日裏還把我諄諄教訓定要我學正道切莫犯淫到今日尋短見死於非命看起來不孝罪應遭雷霆我總要不違拘謹遵母命從今後再不敢亂為胡行定戒嫖定戒賭不履邪徑循規矩守禮法改過自新但願得我母親魂遊仙境早燒香晚燃燈拜叩神明講復順哭罷盡禮安葬時常啼哭廢寢忘食守靈數月極其誠敬想養育之恩如何能報曾聞講約可以超拔先靈乃委曲宛轉哀求父親定要講約與母追薦黃老見境遇不佳宣講 聖諭又要就擱生意執



意不肯復順泣叩曰父母生我之時百般懇勸曾言就擱杏黃老聞言想起養兒苦處應該報答方纔依允復順不勝歡喜跪請宣講先生等外面宣講 聖諭內面諷誦經卷特懸寶帆爲母追薦果然神靈有感降帆垂訓按母之苦無非孝心所感復順以後善心愈篤毫無非爲誰知餘孽未盡己未年十月初六日又遇無頭命案甚是奇怪前幾日在那關廟後有劉有元夜歸忽見一人將孩童抱起倒吐被劉有元冲散呼人來看却是本街馬道松之子急忙抱起險些廢命後來問及此子撞見一人把胸一拍就惶昏了都說賣當的要謀藥方凡有小兒者俱要小心再說黃復順父子於十月初六日將進三更正要安宿忽有本街金必成手提燈籠拍門叫道黃老伯這般時候你家孫兒還在階簷下睡著黃老道我家孫兒俱已睡了想是王光宗之子午後上街去買包子至今未回鳴鑼找尋夫婦尙在啼哭必是他家之子你可與他報信必成急至王家通知光宗夫婦前來觀看果是春生小兒呼喚不應急忙抱起死於非命向胸膛一摩腸子俱出橫直兩刀不知被何人所殺衆皆大驚夫婦放聲大哭道官見我兒死得苦魂飛魄散不由得爲娘的淚濕衣衫下午時上街坊一去不轉可憐我在家中眼睛望穿忙請人來鳴鑼四面叫喊找不到曉得我胆戰心寒誰知你遭毒手這等傷慘爲娘的一見了實在痛酸講夫婦啼哭驚動街隣無不寒心光宗思想我兒今遭毒手不知被何人所殺黃家父子爲人甚是忠厚斷不坑害於我竟至安埋不提次日遠近傳聞議論紛紛都疑惑是賣當的謀小兒肝胆爲藥無不驚駭且說本街有一劉老爺乃丁酉拔貢官印德華爲人正直一方仰望暗想此事若不經官小兒還出得門嗎於是嘆道官劉老爺在家中仔細思忖這件事不稟官難除禍根那一家無小兒豈容糊混難道說在家中就不出門有生員謝秉圭與我議論他說道不稟官有冤莫伸又說是先生們都不安穩怕的是小學

生又遇歹人這件事，我定要伸冤雪憾，也免得眾人議論紛紛。生老  
乃同街鄰保甲等商議一定稟官衆皆悲切切遵諸公聽我細稟這件事  
悅服惟有王光宗執意不肯含淚言進悲切切遵諸公聽我細稟這件事  
莫驚官，不必操心，無非是我的兒陽壽皆盡，又何必連累些街坊街鄰都  
是我罪孽重，遭此報應，帶連了衆街隣，其罪非輕，我的兒死得苦，莫非前  
定天地間有果報，自然分明。光宗言畢總是不肯稟官伊弟光春等  
縣張太爺爲官清正愛民如子人人稱爲張青天當時太爺按了詞狀即  
時升堂將王姓保甲等俱已傳上太爺問道爾等所報無頭命案與街坊  
有仇氣否王姓稟道太爺恩典小的們並無仇氣黃姓父子皆是正道之  
人太爺問畢準備明日勘驗分附差役保甲不可恣擾次日太爺下殿走  
在尸廬下橋坐在公案分附保甲將墳刨開親身下位命件作將小兒刀  
傷之處撥開一看心肝五臟俱是金的並無血跡乃是死後所殺日將舌  
頭咬定額項兩傷定係身死當時驗直張太爺驗明了心思用盡這件事  
明將衆人問了一番不覺暗暗想道張太爺驗明了心思用盡這件事  
叫本縣如何判明，觀此子死得苦，可憐可憫，殲死了，又剖腹實在傷心，這  
中間情由事難以參定，又恐怕連累了清白良民，或者是遇歹人謀財害  
命，這小兒他身旁那有金銀，或者是謀藥方將心剜定，那心肝合五臟件  
件分明，或者是遇仇人傷了性命，小娃子怎能够結下冤情，左思右想  
來，派疑不定，暗地裏祝告那虛空神靈，這件事望菩薩威靈顯應，保佑我  
早察明，按律施行，祝罷時上了轎，一路前進去，拜上劉年兄慢慢調停。講  
太爺來至劉府，劉老爺接進客堂，分賓坐下道：年兄，此地出此奇案，還望  
年兄帮忙，劉老爺道：無不効力。太爺又問：黃復順、金必成爲人何如？劉公  
道：黃家父子俱皆忠厚，並不爲非作歹，金必成亦係好人。太爺聞聽此言，  
告辭回衙，並不帶人，不許滋擾，上轎而去。太爺回衙，即上荆州府衙門，言  
明此事，求公祖大人超拔荆州府，乃唐大老爺，當時言道：此事你我俱有  
關係，大家同辦，說罷，縣主告辭回衙，不提。於十四日，荆州府委員王太爺  
私訪三日，渺無踪跡，江陵縣差三班弭拏，亦無音信，但此案如不察獲，官  
參吏楚，荆州府出有賞格，有人拏獲，賞錢壹百串，報信者二十串。江陵縣  
亦出賞格，有人拏獲，賞銀六十兩，報信者三十兩，如此嚴禁，亦不能明查

復順見如此光景，恐防受累，因問劉老爺：「此事如何得了？」劉老爺道：「此事如不察獲，官員俱要請參，難道你父子豈能無害？於是公同商議，下街男女各備香紙，先將名目生庚開了，家家敬設城隍土地牌位，都要入廟進表，有一人不到者，即以此人爲問，擇定十八日在水府廟起壇，按下不提。却說本街有一尹正順，爲人凶橫，係嘉魚縣人氏，父母雙亡，失於教訓，以木匠爲業，在族叔尹占鰲家做雇工，總是酗酒賭博，眠花宿柳，慣好拖刀弄斧，族叔多方勸解，他總不聽。於初七日出門，不知去向，衆人俱要問伊叔尹占鰲交出伊叔，無奈找至李家埠，恰遇正順，細述其事，找尋回家，將名目生庚開了，復請香紙進廟祝告。弟子尹正順殺人之事，與我無干，倘若是我，聽其菩薩顯報，聽其街隣處治，祝罷出廟，以爲脫然無累，殊不知神聖莫測，於二十一日辰時，觀音大士忽然臨壇，云：「吾神離南海登雲下壇臺，錦雞三更叫，飛報音信來，即時回馬。」衆人見菩薩臨壇，沿街鳴鑼，凡關名目生庚者，俱要上廟點名，有一人不到者，即是此人。劉老爺與紳耆等坐在神堂旁點名，點至二四百人，鎮江王爺臨壇，剛點到尹正順之名，問及生庚，本是七月二十三，他報五月二十三，本是初七日出門，有人撞見他言初三日出門，言語不對，衆人正在盤問，鎮江王爺把鐵棍往上一拋，坐在神堂上，大聲道：「王光宗不誠心，害了小春生。」衆人叩稟求大神指示，凶犯今在那裏？○就在眼前。○叩稟是誰。○尹呀，尹尹正順。○正順道：「你粧模作樣，難道就是我一人嗎？○有一陰一陽，不必走他鄉，衆稟問是誰陶呀陶實難饒，衆人復叩如何謀害。○一出得意，藏在月堤棕繩，將項甚是慘悽，劉老爺稟道：「求菩薩過細，恐怕連累好人。」○是的，是的，不必再問。當時回馬，衆人即將正順鎖住，明日保甲街隣等護送進城，縣主不在衙中，即送至荊州府，府大老爺見此案掣獲甚是歡喜，當時升堂，因問口供，正順總是不招，說是馬脚害的，大老爺也不追究，吩咐責打四十大板。

收祠次日復審正順仍然不招差役將神語呈上大老爺言道胆大強盜菩薩指出你還強辨正順答道甚麼菩薩都是粧的差役在旁回道吃火光難道也是粧的正順答道我也能吃火光老爺當時吩咐速辦火光等在正順面前定要他吃正順看見火光有些害怕將到口邊燒得疼痛答道小的不能吃大老爺怒道強盜你還不招吩咐動刑使招道不是我一人又問還有何人還有董陶氏大老爺即時退堂吩咐還祠次日即出火籤將董陶氏提到府大老爺復訊當問董陶氏你與正順奸謀從實招來陶氏言道小婆子與此人並不相認那有奸謀之事正順質道你與我喂過猪怎說不認識嗎府大老爺見二人言語支吾即用大刑還是不招復解縣內聽審總是如此一日縣主張太爺想道此案不招如何申詳張太爺乃是能員吩咐差役將正順帶在冷堂發跪陶氏一旁站磚並不理他不留一人在旁暗暗使人窺聽正順言道陶氏你想脫糊不能你還刺了一刀的如何不招哩陶氏答道哥哥呀你與我多年恩愛你只管招不必扯我倘若逢赦你我還不是恩愛嗎就竟不能逢赦你死之後祭掃也是要人的總總不忘恩正順說既然如此我招就是差役聽得明白回稟太爺即時升堂問道本縣事多尹正順想你未曾落供尚無口糧想必腹中飢餓吩咐快掣飯來他吃正順將飯吃了說道太爺是青天小人不得不招宣悲切切尊太爺容我細表看起來好逞殺實在難逃想小人自幼兒少了家教無規矩少禮法嫖賭嚼搖把性命當兒戲胡行亂鬧倘有人鬧着我動斧拖刀頭一宗好貪淫常把孽造這就是取命鬼惹禍根苗陶氏女他本來有些妖嬈他與我全喂猪汚泥包糞我時常在他家眉樂眼笑如魚水似膠漆快樂逍遙又誰知犯淫惡就是顯報偏遇着冤魂鬼引我上橋王光宗遭冤枉大有蹊蹺這中間一段情明白供招大爺恩與王光宗與陶氏也有

往來他妻陳氏常時吵鬧有一春生小兒生得乖巧陳氏常使小兒賊陶氏之夫為忘入喊陶氏為母親這就是惹禍之苗他妻子即

陶氏打架吵鬧陶氏女見了我痛哭嚎啕他言道貪淫慾真真可好受與我斷來往一筆勾消他說是與光宗情已斷了他妻子常辱罵所爲那條又使起小春生佯歌大號呼丈夫是忘八實在難饒我每回到他家如此開道定要我報仇恨方把情交也是我罪孽重迷昧心竅就起了殺人心那管下稍心一動惡念起機緣湊巧我時刻將春生用目觀瞧那一日上街坊去把張討偏遇着小春生迎面相交我手中掣冰糖與他嘻笑哄只在僻靜處將他命拋抱只在月堤上緊緊達到用棕繩將死了藏在荒郊一霎時不爽快橫身發躁行不安坐不寧心驚眼跳又聽得王光宗四路喊叫鑼聲响只駭得胆戰心搖到晚來與陶氏開言便道那春生小奴才是我了消陶氏女聞此言戰慄不了見此情不妥當要脫籠牢細思想前三天就有凶兆都說是謀藥方要害兒曹將春生小肚子加上兩刀只說是謀藥方難以猜著送只在他門口令他知道人不知鬼不覺此計甚高一面想一面做抱起就跑那冤鬼跟著我斷不肯饒剛走到三皇閣燈籠一照丟只在大街上四路遶逃忙收拾將出門就有顯報上大堤像有人推倒一交我險些跌死了性命難保那包裹合行李亂滾亂拋急忙忙爬起來免強收好一心的要脫逃焉敢辭勞到河下上船時又有顯報猛然間雷聲响滿面發燒往前走盡都是無限滋擾往後走不覺得一筆滔滔無奈何奔家埠暫且住到又遇着我族叔前來相邀他說道衆街隣俱要上表有一個不到案難以開膠我只說出硬工不必胆小隨叔父進廟內去把香燒又誰知這菩薩指名報道說得我無言答那裏去逃我只說做得巧報應最巧那知道虛空中難逃神曹到如今公堂上刑受盡了可憐我兩腿上肉打成糟這是我大限到惡貫滿了無怪乎自作孽自把禍招蒙太爺多清正施恩不小到如今難隱瞞不得不招小春生本是我有心害了招了供免太爺常把心操我謀害陶氏女他本未到望太爺施仁義

將他恕饒講張太爺將此案問明當時畫供暗想此案陶氏不能無罪因正順並不扯他且紳耆等討保張太爺超拔將陶氏重責四十掌嘴說道爾不能無罪本縣格外施恩放你歸家總要洗心換腸倘再如此緊防天理昭彰陶氏叩首謝恩而去後來亦無結果於是張太爺申文上司回文一到即將尹正順就地正法顯眾三日尸被猪拖狗挪人人觀之無不悅服皆言淫惡之報絲毫不爽然後府大老爺發錢壹百二十串張太爺發銀九十兩重修廟宇改換金身演戲三日以顯神聖之靈以明賞罰之嚴從此案看來淫惡一事毫不可犯黃復順為人忠厚且又盡孝只因犯了一點淫惡報應最速最慘及至改悔又遭不白之冤幸別無他過所以脫然無累楊文富脫人銀錢飲酒宿娼不久慘死何伯春夫婦亦非明婚正娶所以落水而亡王光宗貪淫殃及兒孫至於尹正順無惡不作無孽不造不顧貪淫不顧性命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所以萬惡淫爲首報應絲毫

不爽也以後復順愈加誠心庚申年春月復接宣講先生設壇講約酬謝神恩一片誠心又蒙神聖降幡垂訓爾之孝心發現吾神祥光普照賜爾吉神護佑四字貼在中堂以免災殃不數月忽然火起前後左右盡被火焚黃復順將幡頂在頭上把母靈牌抱在胸中安然無事火起之時街鄰見黃家屋上有許多人搶火少時二聖寺韋馱神壇將復順擄去言明此事果係神聖救護無非回善之報今萬城不信神教者以此爲鑒無不悅服從此黃復順與王光宗互相勸勉同歸於善漸漸轉爲吉祥若非黃老夫婦善於教訓何以改過遷善何以遇難成祥凡世之爲父母者當以黃公夫婦爲法可也

五福真人有評云宣勸君莫戀花月鄉一戀花月惹禍殃正順貪淫身慘死光宗好色子冤亡神靈顯應人民樂官府清正國祚長別濁分清藉董某解紛排難賴劉卽逞刁終是招凶禍改過偏能獲吉祥寡慾養心修德

行莫教頭落台歡狀

欺貧賄眼

桃花開早菊開遲富貴功名各有時否去泰來自自然理莫因窮困把人欺  
 却說本朝乾隆年間山東省有箇程慶雲年逾五十尚無子息又因家貧  
 不能娶妾發願禮拜 呂祖諷誦醒心經雖暑雨嚴寒不敢間斷一日感  
 動 呂祖於夢寐之中賜一金牌上寫麟趾呈祥四字一驚而寤他夫人  
 年已四十九歲自此有娠十月滿後產生一子十分歡喜乳名麟趾後來  
 學名程言表字孝思十六歲上即入黌門孰意慶雲夫婦相繼而亡以致  
 孝思十八歲上尚未議婚家業凋零投身於本省胡銀台家作書記那胡  
 銀台曾為布政使告老還鄉家財萬貫所生二子三女長女次女俱許閨  
 閣大家惟三女年二十七待字閨中一日胡公夜靜時由程孝思房門經  
 過聽得孝思朗朗讀書聲推門進內 宣孝思上前忙見禮胡銀台一見甚驚

奇着他眉清目秀君子體錦繡文章壓他時將來不是尋常子即將三女

結髮那胡公選定吉日打造妝奩另掃別室與三女完婚書哥嫂偕

不歡喜竟把孝思當仇敵胡公幾番大發氣哥嫂總是不改移三姑夫婿

暗商議大丈夫豈受嗟來食到不如般回自家裏願受飢寒無委曲夫妻

們捲帳歸家去兩間茅屋把身棲三姑紡績為活計孝思依然把書書忽

聞朝廷開大比孝思家中自歎惜有心要作登龍士怎奈盤費無分趁三

姑參透其中意尊聲相公漫着急釵環首飾交與你典賣金銀往帝畿但

求一朝身及第鴈搭無名切莫歸講却說那孝思有了盤費即日赴省誰

知時運未到公然下第本待回家不惟難見舅兄抑且難見妻子想到此

處不如投水一死正欲投水忽後面有一老者說道不必短見老夫有黃

金四錠交給與你去到京都入北闈場管教你聯科得意孝思接得黃金

躬身拜謝抬起頭來那老者已不知去向再看金包上有呂道人三字知





聖諭第十六條是解仇忿以重身命今有仇忿不解至於再世相報者說來令人可畏這件事就出在荊州府枝江縣江口後鄉趙家山有一人姓趙名文漢父亡母在種田營生娶妻荀氏過門三載夫妻到也和順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三日荀氏自娘家歸來見過婆婆丈夫正問答問荀氏忽然倒地人事不醒宣婆婆一見珠淚吊丈夫駭得胆魂消滴纔有說還有笑一時昏迷為那條口中無氣牙關咬兩腿如冰冷起腰快與娘家把信報免得惡氣把財耗文漢出門就飛跑一路走來一路嚎左右齊人齊來到都說這事有蹊蹺莫非麻藥閉了竅莫非途中遇邪妖忙將綿被來蓋好死屍不移寸地毛怕的娘家不直道到此未必善開膠忽聽外面人吵鬧來了荀家人一彪他母哭得如山倒兒嫂撫尸亂嚎有的罵來有的吵說好說歹假解膠他嬌母上前把話表眾人不必放悲嚎講他嬌娘上前說道眾人不必哭得不必吵得姪女胸膛還有熱氣想是過陰去了也未見

得何不將他抬在牀上候他慢慢醒來眾人聽說俱來按察果是熱的宣大小男女齊動手抬在牀上安枕頭高點明燈輪流守焚香許願把神求守到次日申時候那荀氏哎喲一聲放雙眸講那荀氏的母親問道兒呀你是怎麼樣的荀氏問道母親今日幾時了他母言道今乃正月二十三日荀氏聽得此言痛哭道母親明日兒要死了他母問道如何死呢荀氏言道兒昨日回家忽見一人將我扭出兒問他何事扭我他便說道母親請聽宣害命圖妻大無情詭漏法網罪不輕今日相逢實萬幸定要把我性命傾他說此語女兒全然不懂我就說我是女子在那裏害過人我又聽他說女兒前世襄湖南岳州有居住姓蔡名貴字豐玉自幼娶妻何氏女嫌他容貌不如意麻面大脚扯眼皮將他休回娘家去我那時習易江湖被色迷一日泛舟五陵地五陵有個王家溪一人姓王多好義名叫有昇兩頭機把我接到他家裏他妻彭氏貌出奇見他色美心歡喜心不

良把天欺那日與他來商議同到車灣買布疋他帶銀子壹百幾回坐船  
 中似膠漆用酒灌醉起歹意推他落水命歸西番身又到他家裏他中  
 途病險奇要他妻子扶持去那彭氏不知袖裏機急忙上前墮詭計一路  
 船中暗着急小船走了四十里四下無人月沉西叫聲嫂子聽我語一句  
 實話向你題你夫淹死大江裏屍身漂流無踪跡你無男子我無女天生  
 一對好夫妻彭氏一聽淚如雨投江一死負冤屈夫妻抱恨在水底三年  
 厄滿離長堤被人陷害且有三年水厄世間無知的男我那時已赴陰司  
 地他夫妻離水來尋覓趕到陰司把話叙赫赫閻君慨知悉因我前根大  
 無比發到荀家作女姬二十六歲減壽紀冤冤相報不差移夫妻陰間等  
 火起今日相逢斷不依這是女兒前生無道理看看母女要分離請母親  
 他說到此處就要我同見閻君幸有一位老者前來解膠說道王有昇你  
 言冤雖深但他現為趙家媳婦與趙家無干必要將他暫放還陽免他娘

家少開又問道荀氏你可認得老漢麼我说不認得那老者道我姓陳就  
 是你休退何氏再瞧的公公何氏一到我家生有二子長子已作秀才次  
 子又考案首虧你當年不要老朽纔有此佳媳所以前來與你解膠你同  
 陽去與那世人說明醜妻拙奴無價之寶切莫休退又與你丈夫說明必  
 要你丈夫超度他夫妻纔是這老者幾句話說得好你女兒所以纔還陽  
 來的宣文漢一見重重怒這是何方鬼怪徒分明要我來超度假託前冤  
 哄愚夫陰司自有閻君主自己報冤理不孚既有冤孽宜早捕報在來生  
 大糊塗把你解往酆都路要我超度還是不那文漢說了幾句惡語只見  
翻整上無繩索懸空騰起猶如四閻君見我死得苦留在陰司管鬼今  
馬撒蹄一般作王有昇之言謝道閻君見我死得苦留在陰司管鬼今  
 日役滿陽關赴扭他陰曹把債除說罵之時口喊嗚呼鼻出血泡他  
日不能又許和尙戒齋荀氏又云不能衆人正在無法荀氏又作陳  
言說道王有昇宜將荀氏放下我有調處我教趙文漢接續林大  
講解釋爾等冤孽說罷之時荀氏纔得落床仍然雙目緊閉不言不  
漢於是到萃善壇內敬接講約先生等恭設諸大神聖牌位另設

宣講解冤 卷十四 宣講解冤

昇夫婦牌於別室於正月二宣十五日啟白大開宣講七日 大開宣講本誠心申文進表求神明荀氏

跪香多恭敬文漢他也入欄林果然 觀音有感應降筆垂訓顯威靈

知祭貴喪二命果報昭彰難徇情幸蒙陳老來指引設壇講約不留停回

心向善真萬幸吾神與你了前因彭氏女超昇極樂境成仙去了了王有昇無非盡節

轉世作公卿有仇能解神聖所獎荀氏魂魄俱安靜夫婦偕老六十零叮嚀諸生最

要緊刊刻流傳勸萬民宣講 聖諭要敬聽謹遵 神教莫因循醜妻拙

奴前生定豈容嫌悔亂胡行為人總要重生命莫結仇忿莫貪淫荀氏女

若非宣講多誠敬焉能解脫這冤情諸公若是不肯信請到江口問分明

施公奇案

聖諭

十六條解仇忿以重身命仇忿不解必至捨身喪命然仇忿之起因非一

端究其來由多壞於酒試舉一縱酒遭害者言之淄川有一人姓鄭名倫

因重債賣產以償剩銀叁百兩寄放舅兄胡成家中不料那胡成與同里

馮安雖素有仇隙亦常往來一日馮安至胡成家下成備酒共飲成因酒

后自誇其富安云不信胡成見安不信乃大聲呼曰不瞞你說昨遇一過

路客商是我謀殺奪其銀兩丟口於南山井下安以成酒醉亂言乃大笑

之胡成見安不信乃將妹夫所寄之銀取出安看安始信以為真遂起不

良即將胡成圖財害命之事告於施公案下以洩仇忿再說這施公表字

愚山係康熙皇命名臣為官清正人人稱為賽包公時准其狀差拘胡成

到案胡成當堂稟道宣胡成跪在大堂上尊聲太爺聽端詳小人守法和

鄉黨焉敢謀財把人傷高安質道你親口對我說的原何不認呢你昨與我借銀兩我不借銀

兩參商馮安質道你家貧寒那有銀子借呢銀子本有三百兩妹夫託我買田庄捏情誣告

哄官長那知國法與王章施公問道妹夫姓甚名誰他名鄭倫轅門上命他進來問中

藏當時將鄭倫傳進問道鄭倫你放銀子小的命運真難講去歲父母俱雙

亡衣衾棺槨無一樣擲下債務少良方馮安質道你家既窮焉有銀子寄放人家呢施公云你聽他講只

得賣田把債償剩下銀兩怕荒唐施公問道所剩付與舅兄來執堂現有

字據在身旁買主從中作憑當託他與我買田庄施公將字據看了又問

口同音馮安虛情將他問不是小的告有錯是非本是他自說望祈撈尸

成反坐馮安於是大哭道施公從其言令其各具各結若有尸身成當頭

不可有無虛實看何如命若無尸身安願反坐具結畢施公帶定胡馮

二人到井邊撈尸未幾尊聲太爺事不好井有尸身怎開膠有手有脚真

奇巧緣何頂上光肩包胡成聞言大驚道胡成聞言魂不在雙膝跪地塵埃

安與我結冤債那日飲酒是禍胎並未謀財把命害酒後失言將他果誰

知今日真奇怪以假成真惹禍災錯出一言少謹戒青天太爺聽心懷殺

人償命王法在豈肯親口說出來此人定是馮安害做成穿套巧安排施

云馮安與你有仇豈肯殺無仇之人害你况你二人具有甘結本縣照結

斷案馮安又稟道殺人之事鄭倫與員主一定同謀不然何以從中作証

望太爺詳情施公暗想道胡成就竟糊塗豈肯殺人而對人言馮安就竟

糊塗豈肯殺人害人此案大有冤枉乃將胡成收監馮安等暫為收祠又

命地保嚴守此井不許撈尸如有違示者即作凶犯論一面出示曉諭凡

四路客商未歸者准其投呈認尸果是尸親即以三百兩銀還之以便定

案逾三日有一婦人口稱何郎氏哭哭啼啼投呈認尸施公陞堂那婦稟道

宣郎氏當堂開言道尊聲太爺聽

根苗從實請你丈奴夫何甲人人曉時常貿易多勤勞有年多大二十一歲

還未到你有多大長他五歲配鸞姣你丈夫還無兒無弟無族老無兒無

女少後稍三百銀子數不少路遇強人把命拋今蒙太爺來招告望祈青

天把仇消施公云井下尸身無頭奴夫左膀有痣是記號右腿膝瘡貼膏

約身上穿外面穿的灰布襖腰間繫的藍褶包着人撈尸便知道口供不

差半分毫如此下去具結如有一點不對治你冒認之罪那一見夫君果

是真說我冒認來投呈無奈何具下甘結為憑証方注下井撈尸身夫君

那個與你結仇憾是誰造下陷人坑為妻從何來雪忿夢中為何不顯魂

不見尸身心還忍一見尸身淚紛紛在生為人多濇正為何死作無頭人

胡成呀你狠心狗肺真可恨總要太爺把冤伸講施公言道郎氏不必着

急本縣與你作主還有一句要緊之言細作商量此案無頭難辨本縣出

直講集要 卷十四 施公奇案

此頭意欲將你匹配一則與你夫報仇二則你終身有靠你看可與不可  
郎氏回道憑太爺天斷施公當將此事出牌曉諭鄉里無不爭尋遮二日  
有一鯨夫王五報門獻頭不要銀兩只要婦人作配施公得頭不勝歡喜  
大開中門招集老少男女俱來公堂看審不許阻攔施公道宣施公爺坐  
大堂士民滿廳叫一聲王老五細聽分明這人頭離尸身多少路徑在那  
裏來找到何以現形好好的從實講真言無隱倘若亂胡言毀防動刑  
講此時胡成馮安鄭倫買主都跪在堂上王五稟道這人頭離尸身兩里  
多路小的今早檢糞偶見一犬在此刨土小的將犬趕開用釘鈹一刨乃  
是太爺要的人頭特為獻來施公聞言怒道此事你總不妥當宣殺了人  
怕人曉將尸丟井一心的做一個無影無形這人頭藏在荒郊僻靜就  
是那三五年也難找尋你為何獻人頭二日未盡細思想這中間必有隱

情王五回稟道太爺出示找尋人頭小的是一片好心特為找來不道  
賞罷反而誣枉我何來郎氏在旁稟道太爺呀殺人的是胡成如何又  
番別施公怒道罵蠢婦狗賤才胆大包天殺了人反出來告狀伸冤一派  
的糊言語將誰哄騙把本縣也弄得七倒八顛這件事我看得明明顯顯  
你與那王老五一定有姦謀死了親丈夫井內藏掩將人頭埋只在田角  
之邊又不料小馮安與胡構怨冤結仇仇結冤禍接相連你今日認尸身  
粧頭蓋面那知道施公爺明鏡高懸郎氏稟道我丈夫被人謀害連冤都  
道指姦就是姦務必說出情理世間上買賣人不知許千那尸身未出井  
來施公手指郎氏狗賤婦聽道嚴審你必不招又恐王五遠遁豈不連累別  
人所以出示賞錢以你作配不過試其真假你二人以為說天從人願又  
從何知焉明知道是謀害顯而易見纔情願具甘結嫁禍賣冤本縣早已  
知道本當  
行險又微幸無法無天實只望三百銀得之甚便實只望成夫婦快樂無  
邊殊不知你丈夫貧窮下賤身穿着破濫衣那有銀錢暗室中虧心事神  
目若電想漏網難逃脫復有何言施公言畢大怒正要動刑二人情虛  
一了一招了果如施公所言申文上司回

宣讀身要 卷一四  
文一對將王五臬首示眾郎氏凌剛碎割馮安誣告杖四十天地間這夫  
徒三年胡成鄭倫及買主一併釋放結案後作歌以勸世曰天地間這夫  
婦前世修定種種的守正道切莫犯淫那一個好色徒不遭報應從未見  
殺親夫沒有神靈切莫學王老五良心喪盡與郎氏通姦謀亂為胡行到  
今日受慘報何等光景願世人早醒悟共出迷津住鄉黨和隣里實屬要  
緊莫結伙莫尋害彼此相侵試看那小馮安誣告人命到頭日也難免按  
律施行頭一件莫亂性酒要少飲怕的是喫醉了酒後忘形或狂言或戲  
語生死難定或輕舉或妄動禍起俄頃若不信小胡成希乎廢命不是我  
施公爺焉能判明

### 溺女現報

咸豐七年荆州城外三月內出一溺女報令人可畏此人姓李名和為人  
勤儉先貧後富可惜不明大義只喜生男不喜生女娶妻魯氏生二子皆  
庸碌先年長子生女被他強逼淹死是年次子生女亦是如此不數日恍  
惚之間見二女前來要命少時變成三鼠咬傷數指鮮血淋漓從此疼痛  
難忍不惟醫藥罔效且見兩冤鬼時時在旁要命暈死數次自料必死對  
妻說道宣未曾開言淚如雨賢妻聽我說端的自恨做事不明理禍到臨  
頭悔不及只因淹死二孫女冤冤相報不差一時纔扭我陰司三赫赫圖  
君定不依他說我造孽真無底傷天害理惱神祇生男育女自然理男婚  
女嫁配夫妻無論窮富要撿起總總曲全在第一並非衣食不能濟連喪  
二命有何益今日應該把命抵死後還要墮地獄可憐我起家非容易今  
日受報好慘悽奉勸世人莫溺女切莫學我太痴迷咽喉哽哽話難敘七  
孔流血命歸西講李和死後家業凋零雖有兒孫寥落不堪從此案看來  
未溺女者小心緊守愈加嚴禁已溺女者從此痛悔前非逢人化導亦可  
消冤解孽倘能刊刻印送自然神明呵護獲福無疆又錄戒溺女歌一段  
念與眾位聽之宣金烏飛玉兔走日東月西定乾坤偕伉儷配成夫妻有

一陽合一陰生生不息稟父精與母血纔有生育在腹中十月滿臨盆落地兒奔生娘奔死苦處難提或是男或是女應該撿起一樣生一樣死一樣胞衣爲甚麼將女兒拋下水去一些人不絕情忍心別離在黑處到亮處並非容易一落地就知道呱呱哭泣可憐他血淋淋不能言語實時生卯時死好不慘悽這嬰兒有何罪忍心害理既然是厭多兒何不節慾想當初無有母怎能生你細思想無岳母那有你妻世間上都這樣不留一女試問你生兒子那裏娶媳自古道乾成男坤道成女制定了男合女不能缺一切莫說養女兒毫無所取孝順女忤逆男不爲出奇也有人還靠着外甥女婿難道說養女兒全不受益或者是望生男不喜生女越淹女越生女怎能遂欲有的說養女多背時到底無女兒也未必一定發積凡窮富皆由命不能由己並不是生多女缺少飯喫生下時家貧寒所喫有幾到後來嫁粧難事在量力只有那窮男子終身不娶從未見窮女兒難

尋人得真果是遭窮困撫養不起天不生絕人路許多生機尋人家無女兒將他過繼全骨肉保性命何等便宜再不然送只在育嬰堂裏白有人來撫養毫不費力仔細想生路多事在本意切不可起毒心將女淹溺更有那私懷胎傷天害理犯淫惡傷生命怕人知悉殊不知瞞不過虛空神祇天地間有果報真實不虛明知道無有那存留之理暗地裏想方兒面全萬一將生庚寫明了拋於外地聽人家無兒女抱養撫育終私產也不該絕滅生理何況那明生養一夫一妻偏有這糊塗人很心無比養女兒就淹死深爲可惜那虎毒不食兒頗知大義似這等無義人禽獸不及不過是家貧寒衣食難繼想方並百計救命在急何苦的傷害他絕情絕義老天爺斷不容這等執迷種種的這嬰兒不可輕棄遇此事要勸解方便第一古聖賢有幾篇溺女戒語或刊刻或印送提醒痴愚功名未發富所想必遂最靈驗求子嗣足以應急有一位黃夫人居住松邑年將邁

官雖尊、缺少後裔、刻此篇、廣印送、重重見喜、生數位、貴公子、千祥雲集、貴  
中孚、刊此篇、連科及第、天地德、喜好生、報施最奇、有許多、戒溺文、難以盡  
叙、願世人都體會、大該講習、非是我、多迂腐、千言萬語、怕的是、臨盆後、心  
中昏迷、倘若、是想橫了、不論情理、殺兒女、這冤孽、怎能了息、且將那、眼前  
報略表、幾句、仇報仇、冤報冤、不差毫釐、有一個、陳氏女、不明大義、任洛陽  
關西外、夫名馬吉、都只為、不生男、連生八女、淹死了、五個女、慘不忍忍、那  
一日、臨盆後、提水在地、將女兒、丟水桶、變為稀奇、一霎時、變紅蛇、橫身盤  
起、伸着頭、張着口、甚是、驚疑、緊緊的、纏着了、百無一計、挪不開、扯不脫、命  
在旦夕、他一女、駭忙了、拜天拜地、見此情、真傷心、痛哭流涕、蒙道長、指引  
他、誠心、誠意、許皇經、合皇懺、建醮一七、果然是、行孝道、感動天地、那條蛇、  
化陣風、杳無踪跡、若不是、他女兒、孝心、可取、焉能夠、得活命、逢凶化吉、有  
一人、名元秀、造孽難、報、敬信錄、將此案、註得詳悉、他家財、四十萬、不能明  
理、正夫人生四子、俱已成立、其餘的、諸妾生、不問男女、生一個、埋一個、概  
不留一、那一日、臨危時、自言自語、眾嬰兒、要償命、將他、迫逼、大叫了、三日  
夜、頭斷在地、把兩手、合兩足、變為牛蹄、在陰司、判斷了、奏上天去、定元秀  
身受罪、永墮地獄、他四子、犯王法、拖累無底、把家財、入了官、化為灰泥、這  
都是、行惡人、有憑有據、殺兒女、受慘報、真實不虛、天生人、斷無有、可滅之  
理、你滅他、天滅你、一定不移、這冤氣、數十道、沖上天去、因此上、天降災、多  
凶少吉、勸世人、切不可、淹斃男女、怕的是、上天怒、不得安逸、又況且、這目  
前劫數、在急、勸大家、行方便、盡心竭力、果能夠、齊修善、真情實意、享平安、  
樂逍遙、指日可期、

司命顯化

奉勸世人須敬聽、每日厨下要小心、從來司命多顯應、果報昭彰甚分明、  
婦女身上不潔淨、竈前竈後切莫行、骨頭入竈主生病、炕炙鞋襪少安寧、



雞毛頭髮最要緊，機柴作食惱神靈，總總要知惜物命，拋撒五穀遭雷霆。若是吵鬧不安靜，定生波渣瞎眼睛，無論男女要恭敬，穢污神曹罪不輕。諸公若是不肯信，略舉一案作證明。講荆州城西關外朱家塲，有一戴宣正妻劉氏，素有賢名愛聽。聖諭勸人敬竈，長子元富性均不孝，不信因果毀謗神聖。一日被皂衣人拘至陰司，打了四十板，令其還陽，視其兩腿還有傷痕，鄉鄰見之無不驚呀。自此以後元富雖有悔心，還是不遵神教。次子元貴以藥店營生，招一門徒姓張名茂林，年十九歲，性情乖僻，時常炒藥侮慢竈君。戴母勸道：「張二哥，你總要聽我教訓，莫把這竈王爺視若弁髦，掌人間善惡簿，關係非小。善降祥，惡降殃，不差分毫。若不信，講幾輩古人名號：一椿椿，一件件，細聽根苗。田氏女不敬竈，常把孽造，到後來惡貫滿，雷打火燒，劉四娘在廚房無端吵鬧，身死後墮地獄，受盡煎熬。呂蒙正住破窟，也曾祭竈，果然是有感應。虎榜名標，淨意公遇竈神，逐一開導，無非是善，心堅感格神曹。我時常聽聖諭，早已知道切不可犯竈君。戒六條，凡竈前與竈後，恭敬為妙。怕的是譴責到絲毫不饒。」戴母勸畢，茂林總是不聽，反說：「年老人太迂腐了，幾塊磚頭兩團泥，把甚麼竈神後愈加侮慢，脚踏竈門，手敲銅鈸，口唱花鼓歌，戴母亦無如何。孰知三日子四日，茂林忽然昏迷，如醉似痴，跪在竈前，磕頭不止，挪他不動。戴母知是竈王譴責，即忙稟告竈神，方纔拖在牀上，總是牙關緊閉。眾人一見事不好，戴母嚇得胆魂消，平白竈前來跪到無端，磕頭為那條，抱在牀上還未好。二目緊閉，冷起腰，此子生死真難料。細想此事怎開膠，定是司命譴責到，即忙焚香告神曹，無知茂林把孽造，望祈竈君把他饒。果然神聖有靈妙，茂林哎喲一聲，四下瞧。茂林昏迷半天，方醒，戴母問道：「你是怎樣的？」去了的大叫道：「我要敬神，我要敬神，我宣悲切切，尊伯母聽我細表。這是我慢神，明要敬竈，眾人攔阻，茂林哭道：「宣悲切切，尊伯母聽我細表。這是我慢神，明造孽非輕，我只說這竈神沒有顯應，却原來活菩薩，甚是威靈，皆因我不

信神不信報應。冒犯了龍王命。大發雷霆。提只在半空中恍惚不定。到了那鬼門關。戰戰兢兢。一霎時見閻君威風凜凜。兩邊的盡都是怪狀奇形。因問我講善事。如何不聽。為甚麼故意兒侮慢神明。花鼓歌任意唱。全不自警。脚踏竈手敲鍋。亂為胡行。問得我無言答。就把罪定。忙吩咐下油鍋。毫不留停。也是我機緣好。命不該盡。恰遇着我祖母。即刻來臨。忙磕頭求大王。饒我性命。方纔准命判官查看分明。紅袍官察明了一言上稟。求大王施憐憫。格外原情。察此人罪孽重。應該短命。還要念戴劉氏素有善行。倘若是不還陽。人命一定連累了。行善人不得清平。又況且他祖母如此誠謹。罰他往善惡殿去看一巡。茂林說道多虧祖母搭救。判官講情。方准去善惡殿觀看。戴母道善惡殿見些甚麼。善惡殿只修得十分雅靜。有雕樑並畫棟。莫大宮廷。那匾對口只掛得周密。得緊紅的紅。白的白。甚是鮮明。猛然問現白匾一眼。瞧定却原來我老板。也有姓名。伯母吓我那時只見戴元貴。名字上面有個惡字。戴元貴名字上面惡字。善字俱未全備。戴母暗想元富性物雖然改悔。未必真心。元貴雖然溫柔。却不信神。陰曹善惡實在不錯。又問你還見些甚麼。我那時不知道其中情景。有鬼哥說與我。莫非前因世間上行惡人。黑籍已定。倘若行善人。紅籍標名。說罷時。他將我一掌推醒。還陽來。只駭得冷汗淋漓。講戴母道。陰陽一理。先前勸你總是不聽。今既如此。還要洗心換腸。纔可。茂林道。陰司原說要我改過。還要勸二位老板。不可迷失本性。更要勸元貴二兄之妻楊氏。嫂嫂。竈前不可燒炙屎片。楊氏一聽。無不駭然。心服獨元貴不信。總說渺茫無憑。時有宣講謝中書勸道。戴先生如今神道設教。威靈顯應。不可不信。元貴道。我只信服吃飯穿衣。果真有神。你非親眼看見。誰知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於閏三月初三日。不覺有病。次日早晨。往牀上一睡。竟至陰司去了。下午方醒。大喊道。母親吓。茂林之言。不錯。母親請聽。宣戴元貴睜開眼。將母喊叫。為見的。從今後。不敢逞刁。我時纔在陰司。驚駭不小。纔知道善惡報不差分毫。皆因我不信神。纔有顯報。像有病不爽快。時冷時燒。到今朝無

奈何暫且睡覺，真真的好奇怪。如履雲霄，那時節我正在驚慌，不見老人穿紫衣推我一交，忙扒起走不遠，一座紅廟，那內面在審案，胆戰心搖，青臉鬼扭上堂要我跪到，用兩手懲我肩，不能伸腰見官，長多威嚴，非凡相貌，下跪的無數人，昭地悲嘆。左邊的穿白袍，紅纓大帽，就像在落口供，一筆滔滔，右邊的穿藍袍，在察名號，手拿着生死簿，仔細觀照，只聽得那官長開言便道：戴元貴，你不知陰曹律條，在陽間不信神由，你執拘到陰司，看一看果報昭昭，命判官取簿子從頭細表，察前世與今生如何根苗。母親呵，判官將簿子一看，上面寫戴元貴，癸巳年四月二十九日辰時生，壽元三十六歲，善惡各半，又察前世先惡後善，那判官察前世根緣頗好，陝西省為知府，許多逍遙，我前生本姓王名喚有道，前身不行善，污泥包糝，實受了鳳翔府貪賍愛寶，倘若是不回頭，焉有今朝，幸喜得六十八還鄉告老，那時節發善心，修廟修橋，又濟困，又扶危，逢人化導，纔能夠轉人身，難免苦勞，他言道：我母親善心實好，感動了龍王，命顯

化數遭使，茂林遠揚，轉以彰果報為甚，麼不信善，悔慢神曹，豈不知事父母順者為孝，悖天心違母意，這等瀆瀆精壯鬼命，四位前面引道要我看看各地獄方纔肯饒。那時我問鬼司此是甚麼地方，答云：乃一殿秦甚王我人道送你回去，不難必遊過地獄方准回。忽抬頭見鏡環極多，無比凡男女解到此，都要剝皮一個個掛上去，哭聲震地，猶如那割蝦蟆不差毫釐，將人皮丟在地，惡狗搶去吃的，吃摠的摠，杳無踪跡，問鬼卒這刑罰從何而起，鬼卒說在陽世無端橫逆，或明瞞或暗騙，好詐百計，或強取或強求，毫無止息，因此上將人皮盡行剝去，罰來世變牛馬，照樣還席，還有個美貌女，尚無年紀，身穿着黼黻衣，甚是整齊，又坐的四人轎，來到此地，那惡鬼拖出轎，斷不肯依，將衣服摠爛了，又上刑具，只剝得血淋淋，慘不忍提，忙將那黑馬皮與他披起，但只見住後跑，不知來歷，鬼卒說這女子造孽無底，他本是好根緣，名門愛姬，都只為迷失了，不知大義，助丈夫行暴虐。

擾害羣黎因此上受慘報將罪來抵罰來世變畜牲不得安逸母親見過此地又

至重又見些稀我奇景致母親請聽只得隨鬼卒又往前進他引我到刀山去看一巡刀

山上人無數實在可憫山脚下血成河胆戰心驚那時節行到此站立不

定又不知犯何罪受此慘刑鬼卒說這些人廉恥喪盡或孀婦或幼女無

端犯淫養育恩全不報疎懶成性因此上定罪果實在不輕母親呀兒看

四重越人發驚行過了刀山獄鬼卒前引又只見用火燒越發可憐將人犯俱綁

起一言難盡哭的哭喊的喊好不寒心一霎時惡烟起喊叫救命不忍見

不忍聞臭氣薰薰又問道這慘刑如何制定鬼卒說你不知這段元因在

陽世不忍耐好發火性因此上拿他來決不容情鬼卒說這等人不必憐

憫抬頭看那一旁抽腸剜心這些人在陽世良心喪盡筆尖尖殺死人其

罪非輕母親兒看罷之時走第五重磨子推真真難叙將鬼卒倒逐起好

不慘悽那惡鬼兩三轉實在容易看看的成肉醬鮮血滴滴問鬼卒這刑

罰是何律例鬼卒說在陽世百般忤逆那一旁用刀劍難以枚舉但只見

好傷心痛哭流涕刀一舉成兩截血流滿地那惡狗將心肝亂搥亂咬問

鬼卒這刑罰所為何意鬼卒說在陽世折散夫妻母親吓見過了五重

聽得道鑼响非同兒戲見前面一官長無數人役仔細看多威嚴大有關

係牌匾上書大字巡查地獄那四人見官長慌忙前去在轎旁拱手深

深一揖講官長問道你等到此何事四人答道領了閻君之命引戴某遊

看地獄又問此人善惡如何答云善惡並行那官長抬頭一看就像與我

相認說道原來是你隨我前去正行之間見一黑洞陰風慘慘甚是窄狹

鬼卒說乃是黑暗地獄摩了一會忽見亮光走出洞來又是一番光景宜

猛抬頭見一座大雄寶殿上寫着四個字萬惡滔天有鬼犯穿心窩鎖的

鐵練只喊叫要救命慘不忍言問鬼卒受此刑所為那件鬼卒說在陽世

造孽無邊又好賭又好嫖不聽人勸總總的鎖不住意馬心猿因此上穿

心窩將他磨賤罰來世變牛馬定要人牽往後看地獄多不忍觀見求官長要還陽侍奉老年那時哀求官長定要還陽官長遂命四人送丹正行走那餓鬼將我扭定蓬着頭赤着脚不像人形他定要買路錢不許前進是王侯是公卿決不容情我正在為難處沒有路徑幸蒙了那四人與我調停講四人上前勸道要我放開慢慢調停餓鬼方纔不吵四人道陰曹例規斷不可少既無銀錢何不借貸我答云分文俱無又無熟人如何是好四人道現有銀錢可借於是寫帖着人前去不多時來了二人衣冠整齊像是官員一般宣他二人見了我躬身施禮我上前稱不敢即忙屈膝因問道二官長從未相遇緣為何認得我不知來歷那二人忙回言不必疑議蒙公爺前世裏多方提携在門下當師爺把我抬舉與我等指官職毫不吝惜我時常要報答不能遂意聞公爺在為難特來効力講他二人問道公爺緣何至此兒將茂林與我慢神褻竈之事說了一遍二人

道陰曹果報絲毫不爽公爺回到陽世只要勸人敬禮神明司命一家之主切忌不可侮慢說了一會問我要銀錢若干我言家寒難以借貸還有別路可歸否眾人一想叫我等候一時他們前去求情少時二人手執一票吩咐快走從旁門而出見一紅門甚是高大眾人喊到開門那城上守卒即忙施禮道要有一殿路票方可開城那一人將票一舉哈哪一聲城門大開只見飛壁陡崖無邊無岸二人道公爺快走可以還陽我言道寸步難移如何能行只見青臉鬼怒道你到底走是不走我云實在難行惡鬼大怒上前一掌推至巖下睜眼一看誰知還在牀上一身冷汗母親吓總要敬竈為兒再不敢糊言亂語了宣戴元貴說完了真心悔悟從今後禮神明不敢疑狐總總的要敬竈一家之主逢人講遇人說不惜工夫在陰司親眼見百般苦楚願世人莫疑惑總要信服若非我有前緣那有救度豈不是墮地獄一命嗚呼勸大眾齊修善同登覺路切莫學張茂林竈

宣講集要 卷十四  
前熾汚我哥哥性情拘也遭神怒到陰司受刑杖親口說出一個個遭譴責彰明較著纔知道天地間報應最速因此上作成歌從頭細訴以我等爲榜樣免墮三途

冤孽現報

人生在世無論富貴貧賤定要行好事說好話聽天安命自有好下稍如其不然忘了八字凡事以忍爲能忍作殘害恐終無好結果也請說一段奇案來大家一聽咸豐十年湖北所屬荊門州老山凹潭邊集有一人姓高名大祥年三十五歲妻李氏性悍潑皮惹着他罵三五七天不住聲時有呼爲母大虫是以無子大祥有胞兄大謙年四十有餘嫂王氏獨生一子名學現一十三歲還聰明伶俐從先生楊國忠讀書一日放學回忽向其母要磨磨喫其母苦於無磨與之其媻李氏乃無兒之婦平素忌妒王嫂有子恨不得學現早死與自己一樣無子纔好適見姪兒要磨喫不止

便起歹心向嫂王氏曰姪兒不聽說可推苦蕎麵作糍與他喫王氏果如其言學現不惟不喫反啼哭不止李氏又向其父大謙前尖嘴曰姪子年紀不小蕎糍都吞不下這樣刁嘴後來還要賣田賣地喫哪大謙聞言大怒將學現打了一頓李氏假爲勸解把姪兒扯到房裏李氏故意將門攔擗了幾下若指點他上弔然出來將門隨手帶攔又戲之曰姪兒日後還要做人的今爲喫喝小事竟被你父飽打一頓是我還無臉見人了學現一聞媻娘之言越發忿氣就拿其父所餘的彈花弓弦掛在門攔上自縊而死時李氏明明聽見有齣氣之聲而不說穿大謙緩了一會未聞其子啼哭推門一看見孩兒已死大叫不好了遂與妻王氏抱兒慟哭父宜一見了學現兒懸樑自盡只駭得爲父的弔下三魂母哭一聲學現兒這樣絕情不由得爲娘的如刀割心父你媻母他說你年紀非輕故爾我纔打你免你刁蹬母你媻母來護你推進房門難得說有歹意害你殘生父早

曉得小孩子這大氣忿，悔不該聽婦言，激發怒嗔。母早曉得爲蒼粃，便把命傾，悔不該聽婦言，拿與你吞。父兒很心，何不學叔敖爲人，見怪蛇且怕死，丟了母親。母昔有個韓伯俞，受杖歡欣，兒爲何經父打，就將命拚。父我命裏艱難的是這子星，望一子如心肝，撫到而今。母因這點小事情，送了性命，只恐怕無後代，絕戶斷根。講此時大謙夫婦悲哭不止，那李氏在旁見，遂了自己忌妒心事，暗地懽喜，面上却要掩旁人之目也。故意哭了兩聲，正是貓兒哭老鼠，假作慈悲。於是大祥急請人將姪子埋了，誰知到了夜間，小兒冤魂不散，在屋裏叫喊起來。他父親以爲兒子活了，忙點燈起來看，不見形影，不覺傷心大哭，昏迷倒地。大祥方要跑進房內，喊叫過來，李氏忽暗暗攔住道：「不必喊他，等他睡一時自醒了。」縱不然，萬一他死了，我們養嫂嫂一生就是大祥。平日懼妻强悍，不敢違拗，也就不去喊過了。一會大謙竟至咽喉氣硬而死。王氏見丈夫哭死，越發傷慘，乃抱頭痛道：

哀哉哀哉，真可哀喚夫君，速速醒來我兒。一死痛心，懷不料夫又赴泉

台。一家骨肉兩離，開呼天不應，意難猜。父子鬼門同等待，斷不改嫁與人

偕。當時李氏見大謙已死，心中並不憐憫。惟其弟大祥還念手足之情，亦大哭道：父母生我二人，如手如足之情

自小朝夕難別，一旦哭子亡身。弟本中年無子，與兄主孝。何人王嫂弟當看顧，吾兄不須掛心。從今零了孤苦，雖有朋友非親，奉勸世上人等莫把弟兄看輕。今我哥哥逝去，使弟獨行，荒講高大祥哭了一會，便與嫂嫂商量葬事。隨喚其妻早些做飯款待道士，與指喪人等。李氏惡言答道：「是你的哥哥，與我何干？管你送葬不送葬，喫飯不喫飯。」大祥聽妻如此說話，舉手要打。諸親扯開，旁人因幫辦酒食送葬，及至回靈安位，不料姪子陰魂來家，拋磚弄瓦，打到李氏身上，門扇板壁，鏗鏗鏗鏗，盡行打碎。李氏手執桃條，越打越發。李氏見勢駭然，速請和尚來治陰魂，打傷和尚，歸廟三日而死。彼時里中有人作歌，歎息和尚云：宣和尚和尚佛法甚廣，說一切

妖魔鬼怪服你管阿彌陀佛爲甚麼一朝把命喪想你們喫牛肉喝燒酒  
三規五戒全不講無常來把廟門上看禿頭且沒主張自己也會墮地獄  
焉能接引人往生西方勸世人還是存好心不昧天良守本分不動妄想  
自然生死安康神人共賞何必聽那和尚話反受其殃講又說高大祥見  
那和尚不能制服於是跪請讀書明理品行端方之士子來家誦了幾天  
經方纔安靜了一些時誰知俗語云最毒婦人心果然是真那李氏心中  
暗想嫂嫂的丈夫兒子都已死了若是將他賣與人去一則可以得絕嗣  
產二則得了家業也可以寬餘家用有何不可但恐丈夫不肯依從不免  
設下一計對夫言道宣請夫君聽爲妻細說端詳爲的是孀居嫂孤苦難  
當既無夫又無兒終無下場每日裏在房中啼哭淒涼倘若是我有兒過  
繼撫養奈夫君三十五生育難望你留他長守寡畢竟心傷到後來恐怕  
的出醜浪蕩到不如勸王嫂再醮無妨他或者當你面羞口難放我助夫

訪人家暗嫁別方講却說高大祥心雖在忠厚一邊也是個無大主見的  
人聽了李氏一番好言亦以爲說得有理便勉強把王嫂賣與江南客商  
去了不料姪子陰魂見母賣與客商冤恨更深乃在陰司告狀領了冥主  
勅旨竟來白日現形將李氏扯出門外口中先築沙泥後築牛糞大祥忙  
了又請道士改賣嫂之過那道士覺自己道法高妙手執法劍驅魔逐邪  
與陰魂比武却被陰魂拋磚打傷頭腦扯碎經卷道士無法可施抱頭而  
跑歸家去了彼時里中又有人作歌嘆息道士云宣道士道士原是火居  
子說天堂講地獄這個是實究竟善善惡惡陰曹有個掌簿司解罪消愆  
若只靠做幾天法事這就是有錢者該生無錢者該死口唸天尊跪請啟  
就該清心寡慾恭敬致誠爲甚麼糊糊塗塗認不得幾個字公然披起一  
件花花衣唸咒換訣假做些降魔作怪樣子口裏混唸眼睛邪視貪的是  
財利愛的是酒食奉勸世上人多多行善事閻王把你敬之至何必請道



士不信看他撞着鬼也還無法使又說李氏用道士也不能制服只見那

情由毒燥心事一一從頭說來眾人聽聽你若不我李氏本無子忌妒

姪早些死因此上隨甚事你母面前把嘴使那一天放學時回來就要磨

磨食叫你母作些苦蕎粳與你吃是實李氏住口不說那陰魂又罵道惡

舌頭李氏道姪苦蕎粳你不要我說好兒也不小這般樣想喫好看你長

大如何稿我當時冷言巧聳動你父來起躁扯着你假解膠打罵都是我

咬才那李氏又住口不說陰魂又罵道惡婆娘你怎又不叫姪兒莫駭嬌

我將你死說元因房門內藏你身你搬門擡我帶門激起你來吊頸我在

外面聽响聲拿弓弦我知情任你氣絕赴幽冥李氏說到此處在旁聽者

氏又住口不說陰魂又罵道惡婆娘怎麼又不說了叫姪兒饒我命將你

不說就要刻你的眼睛李氏答道姪兒饒命我再說叫姪兒饒我命將你

父死說分明父親哭咽喉哽攔阻叔父莫喚醒因此上你父親一氣不轉

命歸陰這是我狠得心惟願你父把命傾李氏說到此處眾人都說害死

毒李氏又住了口陰魂又罵道惡狗你就沒得說的了不說我要叫姪兒

破你的肚子扯你的腸子李氏答道姪兒既命我再說來你聽

饒我命我將葬父事說明買棺木置衣衾我叫不用多錢文送葬時偏不

肯燒火辦飯把身親這是我刻薄心再無一點弟兄情陰魂道你這惡婆

曾打到你惡狗還你快快把姪我母親事說出來大眾聽若說慢了叫

將你到吊高杆口分百塊李氏駭忙了答道姪兒饒命我快說就是叫

姪兒饒我命快快說你母事情你的母守孤靈晝夜啼哭不安神聞聽哭

惱我心是我設計害他身在叔面說假心姐姐年老無後程我假言最中

聽哄動叔父變了心四到處請媒証強賣江南一客人你田地我種耕房

廊屋宇一口吞這是我說真情以外無有半言明陰魂道你這惡婆娘說

你嗎還是不饒你的我將你魂魄追了一不該使母親苦蕎做粳二不該

使父親毆打於我三不該做指點弓弦吊着四不該攔阻叔任父氣落五

不該懶燒火存心刻薄六不該勸叔父賣母別個看起來這些惡怎能容

過追了魂附了體看你如何陰魂附體說罷扳東扳西吵了一番方才退

宣講集要 卷十四 冤孽現報

既放你還陽更要你脫衣而喊你喊是不喊李氏哀求答道姪兒我願喊  
我只不脫衣陰魂道你不脫衣我又追魂附體而喊李氏說姪兒饒命我  
脫衣而喊就於是日到此日姪比我惡的更惡姪要我脫了衣四鄉喊着  
將衣裳盡脫了喊曰到日姪比我惡的更惡姪要我脫了衣四鄉喊着  
我不脫又追魂附體難過我只得不顧臉喊人看我勸世人愛姪子真心  
一個莫學我惡婦人妒忌起禍勸世人凡說情實心解脫不學我惡婦人  
要把姪毒勸世人姪有錯好言說破不學我惡婦人故意刁唆勸世人伯  
叔憂厚情看顧不學我惡婦人任兒氣落勸世人有喪事同心辦作不學  
我惡婦人懶管喫嗑勸世人有寡嫂扶助不錯不學我惡婦人使夫嫁脫  
勸世人賣絕嗣超度方可不學我惡婦人盡吞不吐到今日纔知得報應  
難躲求冤魂放了我親拜墳塋請高僧與高道法事周安七日齋我參拜  
不敢怠惰講陰魂又道惡婆娘難道你許了齋醮我就饒你嗎還是不饒  
你的定要將你魂魄扯到閻羅天子面前聽斷定罪纔等你還陽還陽之  
後又要將我家產賣來散給貧苦親鄰又要你拿出自己錢財每月請宣

講以勸化世人我還來聽宣的若不然我仍然出世現形把你磨得七零八  
入落苦不可當矣言畢果將李氏扯到陰曹去了李氏還陽對夫大祥說  
駭駭駭人我去見了冥王冥王拍案大怒說我心腸太毒待死後十殿受  
罪畢發往爬心地獄萬劫難復人生若你回陽勸聽宣講痛改前愆尚可  
不短其陽壽且命我回陽定要把罪案偏傳與湯間人聽勿得隱瞞不說  
似此實真駭殺我也李氏說罷大哭大祥亦哭於是立志行善急請宣講  
家中亦自此安然矣此近日冤孽現報也問者慎勿以為虛言當時老山  
凹有宣講士子親見其事因作七言律詩一首以勸世云宣混世光陰數  
十年人生何苦壞心田養成忠厚咸宜爾用盡機關獨枉然舉念欺人歸  
黑案當頭照我有青天請看李氏無良婦生死從今一孽冤

毀謗受譴

我朝

世祖章皇帝頒行六訓

聖祖仁皇帝御制十六條原望我百姓們改惡從善，弗納於邪，又必使州長黨正月吉讀法，亦期士子家諭戶曉，到處宣講耳。是

聖上非自今而始有，宣講非自今而後興，其必聽也，宜也。且以

聖上之仁心，加士子之苦口，其必聽也，宜矣。乃有世人不惟不聽，並謂不信，而因以毀謗人，皆曰：天何不加譴，神何不降罰，噫！世人大都未之見也。今余將一不信宣講而受惡報者，以為眾等明言之。蜀川有一人，姓王名樂善，其家頗富豪，自幼從學家叔王存心，其叔為人品行端方，疎財仗義，多行方便，其徒亦多好人，惟樂善在學於善書，格外留心，及樂善成名，遂有志宣講。因一日約合同學好友，齊到他家開講，以興於前，使鄰里鄉黨聞之，好步其後，臺規禮畢，開講。

聖諭未全時，有一人，姓彭名義興，說道：諸位先生所講，聖諭吾等已聽過了，

猶須將神訓說幾段，我們聽樂善有一友，姓裴名德，即將陰騭文太微功過格說了一遍，聽者無不欣悅。又說：必須將靈徵書講與我們聽，樂善又請一友，姓陳名天良者，將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已經應驗案情，說了數段，眾皆欣然樂善宣講將畢，忽來一人，姓耿名惟強，平生越禮踰分，素每挾私廢公，善功全無半點，惡事一概盡行，其人聞之，亦來臺前聽講，不惟不聽，反加毀謗，即時將宣講人等凌辱一番。且悻悻然曰：宣聖諭神訓自古及今，雖說有，未曾見到處傳聞，但不過府縣官員，城外紳衿，初一十五四門勸訓，若要四鄉宣講，必待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人，方可移風移俗，教化大行，今爾等何行為充個先生講。聖諭講神訓，欺哄愚民，將眾位上檀香表焚，外面光還，把那九叩禮行，開講時先也會。聖諭捧定，道皇上勸諭爾天下百姓，第一條敦孝弟以重人倫，第二條篤宗族以昭雍穆，第三條和鄉黨以息爭訟，第四條重農桑以足衣食，第五條尚節儉以

宣講集要 卷十四  
惜財用第六條隆學校以端士習第七條黜異端以崇正學第八條講法  
律以儆愚頑第九條明禮讓以厚風俗第十條務本業以定民志十一條  
訓子弟以禁非爲十二條息誣告以全善良十三條誠逃匿以免株連十  
四條完錢糧以省催科十五條聯保甲以弭盜賊十六條解仇忿以重身  
命一條條爾皆教大眾聽行我未見宣講生 聖諭是遵講神訓只恐人  
厭故喜新某神聖某仙佛作的新文這一篇勸男子孝順雙親或講的勸  
婦女謹守閨門未必然眾神聖齊下天庭未必然諸仙佛果把鸞臨盡是  
些妖言語鼓動愚民盡是些詭詐語欺哄我們聽人言又要講靈徵案情  
約幾個讀書子作篇歌文將某府合某縣某鄉某村詳姓字詳行爲一概  
記清行善人遂受個好好報應作惡輩不官刑卽雷劈身自古道並未見  
死鬼受刑他偏說逃陽律難脫幽冥我想來這些話全不可信都是那宣  
講人以假作真從今後永不聽 聖諭神訓從今後任天神譴責非刑講

惟強忿忿不出了一番言語卽速歸家其妻龍氏問道今日聽宣講但  
不知所講是那些善話惟強道今日失悔不了人人都在家中安逸睡覺  
我平白走到那裏聽他們說了一些鬼話你還在問甚麼各自睡去罷待  
明天我來說與你聽龍氏道宣講原是教人爲善去惡恐人不知故設宣  
講以勸世夫君何出此言恐干犯天地觸怒鬼神罪無可逃惟強聞言將  
妻辱罵一番道你又未曾聽見曉得是教人爲善是說的鬼話我不耐煩  
各自睡去當宣講之時正咸豐八年七月十四日也惟強既毀宣講不該  
聽又道其妻所言他不愛而謂天遂無報應神果不降罰乎及至十五日  
夜時近三更惟強睡得半酣半醒卽見有神在床前厲聲罵曰宣罵一聲  
耿惟強大殺孽障平日裏做些事無端猖狂犯四關忘八字天良喪盡刻  
薄人利自己干倉萬箱凡百善乞資助如割心腸實只望且子孫悠久無  
疆雖陽間有官府難以察訪豈知得陰司簿記載甚詳依黑籍爾就該二

十命亡、因祖父有餘德、纔保安康、昨日在宣講臺、惡言冲闖、講聖諭、無非是、遵循王章、講神訓、無非是性復、痛良、講靈徵、諸善書、字字明朗、無非是、勸男婦、改禍呈祥、你不信、就只該甘心、聾粧爲甚麼、辱講生、恚氣昂昂、這是你自作孽、全然不想、惱怒了、上天爺、大降災殃、回家中、爾妻勸、猶不愛講、把聖諭與神訓、以爲荒唐、講惟強夢中、受神譴責、及至天明、置之、淡然、終不改悔、值八月之中、有一人、姓劉名培原、其家有喜慶事、接宣講生到家、講約、方午時候、講生齊至、正行臺規大禮、惟強此時、在家喫飯、恍見一神、黑面虬鬚、手執長矛、立於棹前、道爾前在王家聽宣講、凌辱講生、今劉家又在講約、特叫你到他家、照那裏一樣做去、速將衣服一概脫盡、不然、吾將爾立斬、惟強此時、見了神像、聽了神言、儼然瘋癲、一般、遂把衣服脫了、跑到劉家、見果在宣講、竟向臺前長跪、自訴己罪、以曉世人、曰、宣、耿惟強跪臺前、自訴罪愆、眾男婦合老幼、細聽根源、今日裏神降罰、天道、加譴將我事、請列位、顯報流傳、越禮事與踰分、莫留心間、逞己私應事、罪莫大焉、小善功、與大德、常積身邊、凡一切非爲行、立志棄捐、論宣講、這也是古道相傳體、聖諭遵神訓、禮所當然、這本是聖主命、廣訓愚頑、這本是諸仙佛、救世慈航、凡男婦、須洗耳靜聽、無厭莫學、我耿惟強、妄興、誇言到今日、神譴我、報應慘然、只落得跪臺前、顯眾三天、講惟強跪到宣、講已畢、仍然未起、眾人齊到臺前、用手來扯、猶然不動、個個驚嚇、迨至十、六日、仍在臺前長跪、到處傳聞、四方來觀之人、不計其數、尤加以飯不能、喫、茶不能飲、一天到晚、惟強自說、二天之後、必死、劉培原聞之、不忍約前、日宣講生、齊至臺所、焚香禮拜、爲惟強禱告、赦其無知、令其還陽、不敢再、犯、祝告已畢、將惟強一扯而起、其報之速、有如此也、惟強自此以後、改過、遷善、亦勤接宣講、世人多被其化、人言天不加譴神、不降罰者、何不於耿、惟強而鑒之哉、不信、聖諭敢毀神訓者、何不於耿惟強而自反耶、

善愿速報

語云舉頭三尺有神明又云人有誠心神有感應此真明理之言也奈何世上有等狂妄人也或與他講神道他說虛渺無憑與他談果報他說荒唐無據至於司命灶君他更以為泥土做成烟火薰蒸之處那有菩薩來到殊不知地下有這些人天上就有這些神管束你監察你善惡果報都是絲毫不爽的況且灶神在你家中朝夕相親一舉一動他先看見其感應更是靈驗的今有一件新案說來與眾位聽聽楚北所屬潛江縣西鄉毛陶院施家場有一人姓孫名行元年三十四歲妻曾氏子乳名二生學名作延行元平生也無甚大功德但為人還在忠厚一邊貿易營生兼之種田為業不料於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忽然雙目不見並無紅腫痛癢形症舉家驚駭其母董氏年已六十有餘更覺傷心不禁潸然泪下曰宣嘆老身自昔日來歸孫門生一子名行元撫養辛勤七八歲送學堂

攻讀書文漸長大為娶妻行媒過聘虧為娘與你父躊躇經營方纔得見媳們團圓歡欣家不幸兒的父早赴幽冥丟下了我董氏孤鴈獨存惟指望靠我兒奉養老身惟指望靠我兒樂享餘齡不料得我的兒雙目失明不紅腫不痛癢古怪奇症想我兒得慘疾是何原因試舉首問蒼天仔細詳審莫不是我前生未積功勳莫不是我今生少修善行為甚麼使我兒受此報應為甚麼使老身奉養無人况我今年已有六十餘春這纔是無路走地黑天昏你教我老年人怎不傷心你教我昏花眼怎不淚淋講董氏哭畢即命延醫調治不見一點效驗行元想上有母親年老不能奉養下有子女難以教養婚娶况且家中操作在我一人買賣無人理料田地無人照守左思右想心中愈覺慘然乃對妻曾氏言道宣未曾開言淚流不乾好傷慘好傷慘人生無目都着難猶如那黑夜推車瞎馬臨潭况在我關係非等閑親年老見年幼怎能夠侍高堂進奉甘旨怎能夠撫兒女

子大債完想或是小來妄誕反眼把爺娘觀看又或是褻瀆斯文誤把聖賢字跡踏爛故爾到今日受報難堪叫賢妻與為夫過細相參夫這裏心如坐針鑽怕只怕黑雲遮日永不脫攔講其妻曾氏聞言對夫寬慰勸道宣聞夫相告不由為妻涓涓妻有幾句拙言願夫聽到自古為善有善報雖說我家沒有大善動天誓夫也曾敬禮神明勤把香燒夫也曾事奉雙親隨時盡孝夫也曾出些功德補路修橋縱不幸日疾殃遭想必是命帶鈎絞該受此纏繞想不久見皇天默佑一定遇明醫得指教假手於人見奇效願吾夫莫心焦免惹動了年邁老母終日號咷免惹動了年邁老母終日號咷講曾氏寬慰一番因說妻聞本處現在有何先生醫理甚明每多奇方何不接來調治行元聽其妻言命人將何先生接到家中先生一見駭然心中暗想無法可治乃謂行元曰兩目難治聊用上好麝香清水沾點試之然不得神助終未必好依余之

見務必於司命灶君前每日焚香稟祝許送陰騭文親解方可全愈行元謹遵先生之言於是虔備香表誠稟於司命神位前曰宣孫行元跪灶前敬訴苦情論弟子自生來原不聰敏無非是前生裏根行不深更兼之今半世虛度光陰雖未嘗為大惡作奸犯刑究何曾有善念可感天神不料得到今日目不見形一定是天罰我殘疾忽生在弟子誠知罪不敢怨嘆但是我慈幃中尚有母親母孀居全靠兒服事殷勤縱膝下有兒女俱未成人妻曾氏係女流難把家掙倘無目誰與母甘旨常陳倘無目誰與母昏定晨省念及此教小民何以為情沒奈何焚香表告稟司命凡善書與宣講耳所常聞都說是灶王命最有靈應敢冒瀆略略的許點願心發誠心送帝君陰騭善文並願將陰騭文量力體行若蒙神奏九天鑒憫愚忱默保佑數日間雙目復明從今後速向善永不違恩講行元在灶君前立願已畢退至門外用手一指兩眼就略明了些不數日眼目如初於是合

家老幼男婦焚香叩頭感謝神恩不已其效驗之靈而且速如此人不可信神乎人可不為善乎時有心於世道者親見此案有感於心作勸世偈歌一段願眾位聽而醒之醒而行之可也宣神聖自古維昭兮安用狐疑復有灶君通靈非常兮感應最端的你試看雙目瞽矣妙藥不能醫一朝許愿愈目疾誰不說此事甚稀奇非稀奇畢竟是行善事送善書第一善隨心所喜灶前一拜勝過那千里朝山敬油掛袍把神祈然吾又勸爾為善士疾已到身方行善臨巖勒馬恐遲遲到不如燒香間時善積平日自然清吉永無災殃臨之永無災殃臨之

信神獲福

咸豐十一年湖北所屬潛江縣西鄉青洋坑王通港有一人姓尤名有典者為人還忠厚平日於分外之事毫不關心惟以買賣書筆營生耕田為業娶妻何氏中年方生一子名存書是年瘟疫流行其疾病中亡者十有

五六及至六月間典妻何氏偶得一症請醫調治不愈此時進退無路因想到人有誠心神有感應遂焚香表禱告神聖祈妻何氏病體全愈

祝曰宜尤有典跪祝告過往神靈今祈禱非關的別樣事情為的是天降災瘟疫流行這劫中不知死無數人民只望天不加譴禍去福臨怎奈的六月間妻忽染病請先生到家中百方用盡病如故仍然的未好半分又加以存書子年甫髫齡倘無娘誰個來撫養成人心無奈徹夜裡祝告上

神祈默佑何氏妻病體消清有典祝告畢遂言願改前愆以後多行善事典雖有心行善家亦只夠穿衣吃飯要銀錢功德終難得行只能做些無錢方便坐了一時即睡去了想何氏病猶未愈心中却是難安當半迷半醒的時候恍夢一神人指示曰論好事天地間實多得儘未必是費銀錢纔叫善行貧與富古今來原不一等

大功德小方便俱是善門今日裏切莫說你家窮困人只要存好心天道哀憐我今日示諭爾善事一層何不將聖與神勸世善文到十方廣募化刊刻傳聞只要爾不憚勞用番苦心吾保爾何氏婦疾病安寧講存典聽



了神人指示不覺驚醒想此乃神仙叫我為善良方因到處採訪聞有刊刻善文者願幫助募化以遵神訓何氏病仍未愈時值荆門州有一善士陳韻齋邑庠生獲聖諭宣講集要書一部托人送至潛西同德堂內皆心愛此書思重刊傳世奈功程浩大捐資不及恐急緩而書久難成時有一人姓張名學修其父上明亡過母楊氏孀居在堂弟名惠修尙在年幼修於少壯之時智多胆雄間有非禮之行故得目疾年餘不愈漸至如瞽遂想到人有善念天必從之於是改過遷善數年謹遵神訓撿字紙聞有宣講集要新書情願為首募化一月之內成功大半一日出外收撿字紙路過青洋院竟與尤有典相逢談叙之間言及刊板傳世之故募化維艱尤先生已聽了神訓亦欣然應允願募化一半公事此固善與善投亦神靈之所使然也遂對張生道曰宣尊一聲張先生聽訴真情有拙妻何氏婦身染病症前日裏夢神聖暗中教訓教小人行善事保妻安寧我家中

竟貧寒難找錢文方便事也雖然略知去行終不能立功德安慰神聖講兄言真是吾大有緣分情願的不辭苦普化善門講兩人言定已畢張生辭別去了時有典進房向何氏言道與張生募化錢文同刻宣講集要善書其妻欣然樂從於是離了妻子向荆邑普化有緣遂到清化堂募化諸善士諸善士願捐資刻四本是一分公事在清化堂已成一半矣典思妻在家病體不知好歹迨趨至家中不覺妻病全愈矣此非神聖之默佑哉因復焚香化帛酬謝神恩而祝曰宣尤有典跪塵埃祝告上神多蒙得神恩佈護佑不輕論小民何氏妻死而復生承神聖命小人善事我行今日裏雖募化刊刻善文向善士只就了一半功程遂保我何氏婦病體消清保佑我何氏婦一旦安寧真乃是神默佑大顯威靈真乃是皇天命不費苦心從今後永不敢肆意妄行講有典自祝告後改過遷善自不消說得然功德猶未圓滿又復至荆邑化堂募化諸善士功德諸善士亦願刻

四本公事已完以此二堂而編成此數百千文之功其募化固在乎人其助以成就者非猶賴於人乎所謂人有誠心神有感應者不有於尤有與而見之所謂人有善念天必從之者不又於張學修而見之慎勿苦家室維艱而失當前之福報也

